

2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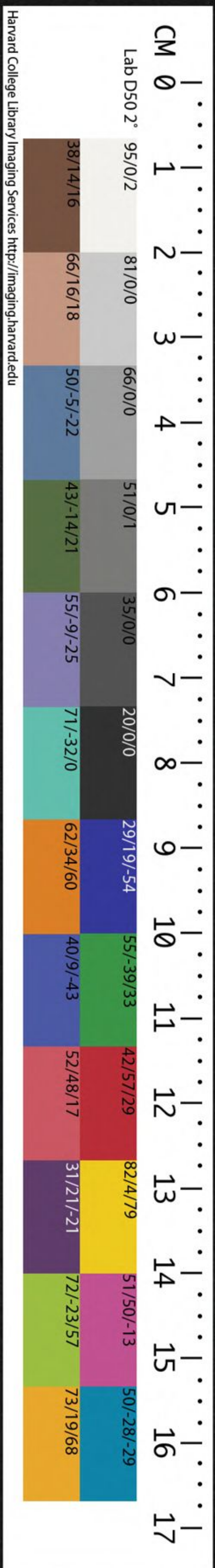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OF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JUN 30 1953

T855/1321(26)

四書大全辨

四論語十四

廿六





四書大全卷下 論語四

憲問第十四

胡氏曰此篇論禮之節

憲問恥子曰邦有道榮邦無道穀恥也

憲問思者教也邦有道不能有為邦無

道不能強善而但知食祿皆可恥也

邦介其於邦無道沒之可恥固知之矣

於邦有道沒之可恥則未必知也



四書大全辯下論卷四

麻谷藏書

憲問第十四

凡四十七章

胡氏曰此篇疑原憲所記

哈佛大學哈佛燕京圖書館珍藏印

勿軒熊氏曰多記孔門出處言行內雜論春秋人物凡四章

憲問恥子曰邦有道穀邦無道穀恥也

憲原思名穀祿也邦有道不能有為邦無道不能獨善而但知食祿皆可恥也憲之狷介其於邦無道穀之可恥固知之矣至於邦有道穀之可恥則未必知也故夫子



因其問而并言之以廣其志使知所以自勉而進於有為也

朱子曰穀之一字有食祿之義言有道無道只會食祿略無建明豈不可恥或曰穀非但徒祿雖非素餐終不脫與世浮沉一流聖賢享有萬鍾無功可見其中自有隱隱維繫處○小註朱子略無建明句合有道無道說可見無道亦須有為蓋有道有致治的作用無道有撥亂的作用本文二句皆所以廣其志也集註憲之狷介以下一反非本文兩平語意卓菴張氏曰此孔子一字之誅也古今最無恥莫如馮道他人得於此或失於彼雖死不償責猶足為誠獨道四姓十君皆據膺仕又保首領以沒道既自以為長樂而王安石尤稱其善備難以存身然則非特

道不知恥天下後世皆不以為恥矣本文兩句宜合看無論有道無道惟知得祿而已此中有容身苟免之意便可以無所不至故曰恥也集註分兩項看非是

### ○克伐怨欲不行焉可以為仁矣

此亦原憲以其所能而問也克好勝伐自

矜怨忿恨欲貪欲

仁山金氏曰章首無起語蓋冒上文憲問字一時竝記二問胡氏曰分言則四事對舉互言則克伐因已所有而生氣盈也怨欲因已所無而生氣歉也推本言之又皆繇有已而生也或曰以所能而問乃朱子臆料語憲本意未必如此註不必泥

據仁山說不必合上為一章



兵法云戰而勝之非善也。不戰而勝之善之善者也。審此卽知此章大意。

子曰可以為難矣。仁則吾不知也。

有是四者而能制之使不得行可謂難矣。仁則天理渾然自無四者之累。不行不足以言之也。○程子曰人而無克伐怨欲惟仁者能之有之而能制其情使不行斯亦難能也。謂之仁則未也。此聖人開示之深惜乎憲之不能再問也。或曰四者不行固不得為仁矣。然亦豈非所謂克己之事求仁之方乎。曰克去己私以復乎禮則私欲

不留而天理之本然者得矣。若但制而不行則是未有拔去病根之意而容其潛藏隱伏於胸中也。豈克己求仁之謂哉。學者察於二者之間則其所以求仁之功益親切而無滲漏矣。

朱子曰克伐怨欲只是自就道理這邊看得透則那許多不待除而自去若實是看得大底道理要求勝做甚麼要去矜誇他人做甚麼求仁而得仁又何怨怨箇甚麼耳。目口鼻四肢之欲惟分是安欲箇甚麼見得大處分明這許多小小病痛都如水消凍釋無有痕迹矣。若只是遏在胸中不行畢竟是有這物在裏裁說無便是合下



不決去必不能漸次銷磨  
當以決去為要

掃去不容他在裏譬如一株草。剷去而留其根。與連其根剷去。此箇意思如何。而今人於身上有不好處。須是合下便剷去。若只是在人面前不行。而此箇根苗常留在裏。便不得。○克伐怨欲不行。所以未得為仁者。如面前有一事相觸。雖能遏其怒。畢竟胸中有怒在。所以未得為仁。○克己者。是從根源上一刀兩斷。便斬絕了。更不復萌。不行底只是禁制他不要出來。那欲為之心。未嘗忘也。  
雙峯饒氏曰。拔去病根。有兩說。一是積漸消磨。一是勇猛決去。平居莊敬涵養。此積漸消磨法也。臨事省視克己。此勇猛決去法也。  
或曰。要他曉得制私非仁。却易。要他看得破放得下。却不易。故夫子語氣抑揚。最有含蓄。都是替他解了縛。直見出仁字本體來。不可死煞作斷案的話。○不行與四勿

有何分別。何緣便斷他是強制。聖人以為是誠難矣。却要看本原處如何。若不行出於自然。便是仁。若勉然便未仁。而其自然與否未可知。則仁與否亦未可知也。不知是未定之辭。

○子曰士而懷居不足以為士矣

居謂意所便安處也

朱子曰。士君子要為聖賢。豈是塊然守定在此一室自。自古無閉門獨坐的聖賢。  
胡氏曰。居以為居室。亦可然。居室一事。所該者狹。聖人既斷其不足。以為士則不止思念其居室之安而已。故以為意所便安處。皆是蓋不循理之安。而惟徇情之安。則趨利背義。往往有之。安得謂之士。  
慶源輔氏曰。懷吾意所便安處。便是利心。



為士者正誼而不謀利。若於意所便安者。戀戀而不能忘。則於義之所當為者。必不能知所從矣。內則損德。外則廢業。是尚足以為士哉。

○子曰邦有道危言危行邦無道危行言孫

危高峻也。孫卑順也。尹氏曰。君子之持身。

不可變也。至於言則有時而不敢盡。以避

禍也。然則為國者使士言孫豈不殆哉。

陳氏曰。高峻者廉隅之稱。非詭險也。卑順者加謙恭之意。非阿諛也。

朱子曰。洪氏云。危非矯激也。直道而已。孫非阿諛也。遠害而已。吳氏云。言孫者亦非。

失其正也。特少置委曲。如夫子之對陽貨。王孫賈云。爾。

逸害之說亦有病

南軒張氏曰。危高特之意。君子非罔欲危。則見其高特耳。守道不徇於世。自世八視之。

慶源輔氏曰。行以持身。則終無可變之理。言以應物。則或有當孫之時。

雙峯饒氏曰。行無時而不危。所謂國有道不變塞焉。國無道。至死不變。言有時而或

孫。所謂國有道。其言足以興。國無道。其默足以容。

芑山張氏曰。言行危孫。合居官不居官。皆有之。聖人何嘗專屬不居官說。蒙引云。危

行言孫。指在下位之士者言。若居其位者。自不容於言。孫只宜去其位耳。有疑云。就

諫諍上說者。詞語雖好。却不是。聖人此語。為不居其官者言。若為諫臣說。不得言孫。

邦無道。不得其言。惟有去而已。按此節。就諫諍說。與專屬不居官說。皆非。細看本文。

語氣。况無所指。蒙引存疑。泥甚。○蒙引云。



如蕭望之范滂之徒。便是不知言孫道理。至於張禹孔光輩。其罪不在於言孫。正在於不能危行。存疑云。事關利害。舉世所不敢言。如韓愈之諫佛骨。胡銓之劾秦檜。是也。但不是那有道。要之只正義大道。流俗不能言。便是危言。不必說到峻厲激烈處。危行亦然。孔子進禮退義。以道事君。不可則止。這便是危行。按此等議論。自正。○危行。言孫內須看出養身。有得意。非僅穆生逢萌一流。註避禍字誤。

或曰。危行。言有時而孫也。雖詞氣和平。遜順。却不與危行的道理相背。若說危行。孫言便非。

卓菴張氏曰。言孫非避禍。正深心委曲求濟。事耳。宋新法之行。程明道謂吾黨激成之過。病在不能言孫。固也。它如狄仁傑諫武氏立三思。裴度諫敬宗幸東都。皆從容不迫。諸臣力爭不得者。不數語得之。抑亦

所謂言孫者類如此。若無濟於事。徒以卑順取容。與拱默諂諛。何異。況無道之時。言又有不得不激者。唐德宗再召盧杞。陳京等。以死爭之。杞貶遂卒。宋光宗不朝重華宮。謝深甫諸人。各緘口引退。則杞必復相。光宗必不朝上皇。由此觀之。言孫之非以避禍。明矣。總之。行止語默。各當其可。當危而危。危不失為孫。當孫而孫。孫即所以為危。聖人之言。顧可以一端泥哉。

惟適張氏曰。東漢李膺謂鍾瑾曰。舅何大無。阜白瑾以白其父皓。皓曰。國武子好招人。過以致怨惡。必欲保身全家。汝道為貴。宋司馬光於東漢黨人。獨取郭泰申屠蟠。以為見幾明決。不可及。愚謂無道之世。事有不。容。嘿者。固不得託明哲。以便身圖。若無益於時。徒訐以明直。則又不若隱默。括囊之為得也。孔子所稱言孫。正為無益而



多言者發豈槩以此為得計哉。乃若郭泰申屠蟠未免從禍福起見。溫公遽以為見幾明哲則後世偷安苟免者。人人聖賢矣。不可不知。

○子曰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

有德者和順積中英華發外能言者或便佞口給而已仁者心無私累見義必為勇者或血氣之強而已○尹氏曰有德者必有言徒能言者未必有德也仁者志必勇徒能勇者未必有仁也

問仁與德如何分雙峯饒氏曰隨所得淺深皆可以為德皆可見於言仁則德之全也心無私累故能見義必為德未到此田地未必真能有勇也  
芑山張氏曰圈內註二或字正貼二不必字若尹氏兩徒字便失孔子意謂之徒能言必無德也亦可矣豈但未必有德乎尹說不當采入集註  
卓菴張氏曰德非為有言而有然有德者不期言而至言出焉仁非為有勇而有然有仁者不期勇而大勇出焉世人徒以能言有勇為上而不知無德之言非言也佞也。不仁之勇非勇也暴也其始以能言好勇而昧德仁之本其究以無德非仁而并喪其言勇之用其得失亦瞭然矣

○南宮适問於孔子曰羿善射皋盪舟俱不



反盪上浪反  
京本死字句  
按然字起句  
便不成文法  
注疏然字作  
焉字解  
舟游曰盪言  
募荒於游也  
非陸地行舟  
之說雖本孔  
氏註不必泥

陸象山亦謂  
此註非是

适之意以下  
皆朱子臆度  
當日問答意  
牙如此

寒澆即皋泥  
子或作傲  
史記夏本紀  
云仲康崩子  
相立相崩子  
少康立不言

得其死然禹稷躬稼而有天下夫子不答南  
宮适出子曰君子哉若人尚德哉若人

南宮适即南容也羿有窮之君善射滅夏  
后相而篡其位其臣寒浞又殺羿而代之  
鼻春秋傳作澆浞之子也力能陸地行舟  
後為夏后少康所誅禹平水土暨稷播種  
身親稼穡之事禹受舜禪而有天下稷之  
後至周武王亦有天下适之意蓋以羿鼻  
比當時之有權力者而以禹稷比孔子也

故孔子不答然适之言如此可謂君子之  
人而有尚德之心矣不可以不與故俟其  
出而贊美之

左傳襄公四年魏絳對晉侯曰昔有夏之  
方衰也后羿自鉏遷於窮石因夏民以代  
夏政恃其射也不脩民事而淫於原獸棄  
武羅伯因熊髡危圍用寒浞以為相浞行  
媚於內施賂於外愚弄其民而虞羿於田  
樹之詐慝羿猶不悛歸自田家眾殺而亨  
之靡奔有鬲氏浞因羿室生澆及豷恃其  
讒慝詐偽而不德於民使澆用師滅斟灌  
及斟尋氏處澆於過處豷於戈靡自有鬲  
氏收二國之燼以滅浞而立少康少康滅  
澆后杼滅豷有窮遂亡  
葉氏少蘊曰是時田伯之篡齊六卿之分



晉三家之專魯孰非欲為羿鼻者  
 芒山張氏曰南軒慶源諸人泥集註禹稷  
 比孔子句雙峯妄謂羿鼻比三家權力二  
 字指三家言皆非也蒙引存疑皆泥註愚  
 意適見當時輕德尚力偶爾感慨援古立  
 論不必果有所指先正云當時適不露此  
 意何緣億度有此說話夫子不答只是見  
 他說的已自分明無容再答時說為註所  
 誤乃云欲答羿鼻似譏當時欲許禹稷嫌  
 於自許終是畫蛇添足按此論自正○朱  
 子語類云禹稷有天下羿鼻不得其死固  
 是如此亦有德如禹稷而不有天下者亦  
 有惡如羿鼻而得其終者凡事應之必然  
 有時而或不然惟夫子之聖所以能不答  
 君子之心亦為其所當為而不計其效之  
 在彼按語類與尊夫子夫子不欲承當語  
 意不同此論却有含蓄若云禹稷比已故  
 不答則淺陋矣

卓菴張氏曰適此論何以為尚德禹稷躬  
 稼之時一匹夫耳其才力不及中人安望  
 羿鼻迨其末也一不得其死一有天下則  
 力不勝德明矣而適之誦之謂人寧為禹  
 稷無為羿鼻是尚德也或曰若是則適成  
 敗論人乎口不然羿鼻之死不死於寒泥  
 少康之誅方其角技競力不務脩德其死  
 固已久矣適特從而述之耳豈專以不得  
 死與有天下較勝負哉推此而言羿鼻雖  
 善終不得謂之君子禹稷雖不有天下不  
 失為聖人知此然後可與論人

○子曰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未有小人而  
 仁者也

謝氏曰君子志於仁矣然毫忽之間心不

此節無朱註



在焉則未免為不仁也

朱子曰君子譬如純白底物事雖有一點黑是照管不到處小人譬如純黑底物事雖有一點白處却當不得那白

吳氏曰夫婉辭仁非聖人不能盡小人中雖有天理滅未盡者亦不得以仁稱之云然者勉君子而懲小人也

次崖林氏曰君子有不仁之時小人無能仁之理總見仁之難盡也

○子曰愛之能勿勞乎忠焉能勿誨乎

蘇氏曰愛而勿勞禽犢之愛也忠而勿誨婦寺之忠也愛而知勞之則其為愛也深矣忠而知誨之則其為忠也大矣

東漢楊彪傳彪子脩為操所殺操見彪問曰公何瘦之甚對曰愧無日磾先見之明猶懷老牛舐犢之愛操為之改容

詩大雅瞻卬篇匪教匪誨時惟婦寺此刺幽王嬖褒姒任奄人以致亂之詩

或曰褚遂良疏禮男子十年出就外傳出宿於外學書計也然則古之達者豈無慈心減茲私愛欲使成立凡人尚猶如此況君之世子乎自當春誦夏弦親近師傅弘此懿德可作元良後漢何敞曰昔鄭武姜之幸叔段衛莊公之寵州吁愛而不敬終至凶戾由是觀之愛子若此猶饑而食之以毒適所以害之也按此皆得愛勞之意

芑山張氏曰明太祖諭羣臣曰忠臣愛君讜言為國蓋愛君者有過必諫諫而不切者非忠也為國者遇事必言言而不直者亦非忠也比來朕每發言百官唯諾而已其間豈無是非得失而無有直言者雖有



不善無由以聞。自今宜盡忠讜。匡朕不逮。若但唯唯。非人臣事君之義也。又曰。朕當事機叢脞。左右之人。能竭盡誠意。相與可。否。豈不事皆盡善。人受其惠。若固位偷安。默而不言。自謂得計。不知百世之下。難逃清議。如張禹。孔光之徒。豈不惜哉。按書云。臣下不匡。其刑墨。蓋為不忠者而設。今太祖戒諭諸臣。不遽加墨刑。而又明示以清議之莫逃。正言以責其欺。微辭以生其愧。皆誘不誨。而使之誨也。彼不忠者。獨何心哉。

惟適張氏曰。勞誨從忠愛生。勞處正是愛。誨處正是忠。非愛之外別有勞。忠之外別有誨也。說勞以成愛。誨以成忠者。非也。

○子曰為命。裨諶草創之。世叔討論之。行人子羽修飾之。東里子產潤色之。

裨諶古今人表作卑諶世叔公子偃之孫以王父氏

為氏公孫僑字子產子國之子事詳見左傳

裨諶以下四人皆鄭大夫草略也。創造也。謂造為草藁也。世叔游吉也。春秋傳作子太叔。討尋究也。論講議也。行人掌使之官。子羽公孫揮也。脩飾謂增損之。東里地名。子產所居也。潤色謂加以文采也。鄭國之為辭命。必更此四賢之手。而成。詳審精密。各盡所長。是以應對諸侯。鮮有敗事。孔子言此。蓋善之也。

左傳襄公三十一年十二月北宮文子相衛襄公以如楚宋之盟故也。過鄭鄭印段



廷勞於裴林如聘禮而以勞辭文子入聘  
 子羽為行人馮簡子與子太叔逆客事畢  
 而出言於衛侯曰鄭有禮其數世之福也  
 其無大國之討乎子產之從政也擇能而  
 使之馮簡子能斷大事子大叔美秀而文  
 公孫揮能知四國之為而辨於其大夫之  
 族姓班位貴賤能否而又善為辭令裨謀  
 能謀謀於野則獲謀於邑則否鄭國將有  
 諸侯之事子產乃問四國之為於子羽且  
 使多為辭令與裨謀乘以適野使謀可否  
 而告馮簡子使斷之事成乃授子大叔使  
 行之以應對賓客是以鮮有敗事  
 邴疏周禮秋官有大人小行人皆大夫  
 也掌諸侯朝覲宗廟會同之禮儀及時聘  
 之事則諸侯之行人亦然故曰掌使之官  
 謂掌其為使之官也  
 朱子曰春秋之辭命猶是說義理到戰國  
 遊說只說利害而已

南軒張氏曰鄭所以能自保者亦以辭命  
 之善而其辭命之善則以眾賢之力耳聖  
 人稱之以見為命猶當假眾賢之力則夫  
 事有大於是者又可知矣  
 葉氏少蘊曰子產獻入陳之捷於晉晉人  
 問入陳之罪子產對焉士莊伯不能詰趙  
 文子以為辭順而受之子曰晉為伯鄭入  
 陳非文辭不為功慎辭哉辭命之當慎可  
 知矣  
 仁山金氏曰按左氏所記與此章相先後  
 當以夫子之言為序但左氏首以為子產  
 擇能者得之今按左氏前後應對諸侯多  
 出子產昔者大叔曾為令通於秦有求不  
 獲也更幣從子產而後獲之以此知子產  
 能用三子之長雖有三子無子產不可也  
 雙峯饒氏曰裨謀想是素善造謀故使之  
 草創世叔熟於典故故使之討論子羽行  
 人之官熟於應對故又使之脩飾當時子



產當國事皆由之然不自用已見直待三子都了却潤色之合四子之長則全美矣或曰鄭國辭命更四賢而成聖人非取其辭命之善也取其和衷共濟不以人我分見不以長短競能也草創者不恥討飾之未工脩飾者不知創討之未備潤色者不遠自用而先用人人之有技皆相臣技也故曰子產有辭鄭國賴之使後世議國事者皆如是則安有牛李之分構元祐熙豐之反覆哉故善謀人國者莫貴於虛心莫病於有我

○或問子產子曰惠人也

子產之政不專於寬然其心則一以愛人為主故孔子以為惠人蓋舉其重而言也

政嚴而心主於愛故許之

以惠是闡幽非舉其重

左傳昭公二十年鄭子產有疾謂子大叔曰我死子必為政唯有德者能以寬服民其次莫如猛夫火烈民望而畏之故鮮死焉水濡弱民狎而玩之則多死焉故寬難疾數月而卒大叔為政不忍猛而寬鄭國多盜取人於萑苻之澤大叔悔之曰吾早從夫子不及此與徒兵以攻萑苻之盜盡殺之及子產卒仲尼聞之出涕曰古之遺愛也

朱子曰子產心主於寬雖政尚嚴猛其實乃是用以濟寬所以為惠人胡氏曰子產為政黜汰侈崇恭儉作封洫鑄刑書惜幣爭承皆以豐財足用禁姦保民其用法雖深為政雖嚴而卒歸於愛故夫子以惠人蔽之然孟子以為惠而不知為政禮記以為能食民而不能教者蓋先王之政之教子產誠有所未及也雲峯胡氏曰子產之惠夫子指其心而言

承謂貢賦之次列



之。孟子所謂惠而不知為政。不過以其乘  
輿濟人之一事而言。而其愛人之心。固可  
知矣。

### 問子西曰彼哉彼哉

註疏誤王鄭  
大夫子西子  
駟之子公孫  
夏本吳氏說  
為是

子西楚公子申能遜楚國立昭王而改紀  
其政亦賢大夫也然不能革其僭王之號  
昭王欲用孔子又沮止之其後卒召白公  
以致禍亂則其為人可知矣彼哉者外之  
之詞

左傳昭公二十六年九月楚平王卒令尹  
子常欲立子西曰太子壬弱其母非嫡也

召白公致亂  
乃孔子卒後  
事

王子建實聘之子西長而好善立長則順  
建善則治王順國治可不務乎子西怒曰  
是亂國而惡君王也國有外援不可瀆也  
王有適嗣不可亂也敗親速讎亂嗣不祥  
我受其名賂吾以天下吾滋不從也楚國  
何為必殺令尹令尹懼乃立昭王○定公  
六年吳大夫子終累敗楚舟師獲潘子臣小  
惟子及大夫七人楚國大惕懼亡子期又  
以陵師敗於繁陽子西喜曰乃今可為矣  
於是乎遷郢於都而改紀其政以定楚國  
吳氏曰當時有三子西鄭駟夏楚鬪宜申  
公子申也駟夏未嘗當國無事可稱宜申  
謀亂被誅相去又遠宜皆所不論者獨公  
子申與孔子同時

或曰說苑楚昭王欲召孔子將使執政而  
封以書社七百子西謂楚王曰昔文王處  
豐武王處鎬豐鎬之間百乘之地伐上殺  
生立為天子世皆曰聖王今以孔子之賢



而有書社七百里之地。而子路宰予子貢佐之。非楚之利也。楚王遂止。夫善惡之難分也。聖人猶見疑。而況於賢者乎。是以賢聖罕合。詔諛常與也。按沮孔子事。家語亦載。又小異。然大抵似偽書。○白公勝之亂。殺子西而劫惠王。在孔子卒之後。故註曰。其後又曰。其為人可知。蓋引其終以證孔子之言。非孔子斷案語。

或曰。子西何以彼之也。謂其不革僭王之號。則楚王在春秋之始。子西在春秋之終。閱歷二百四十年。難在改紀之例。非可責子西也。謂其止書社之封。則晏嬰尼谿之沮。不沒其善交。孔圍命駕之行。亟稱其下問。夫子見人一善。忘其百非。豈子西無一善也。子西自可特問。不可與子產同問。與子產同問。則是砥礪之溷寶玉。蕭艾之雜蘭蕙也。說文。彼者據此之稱。語有引而內之者。則曰此。有推而外之者。則曰彼。夫子

所此者子產也。則所彼者子西也。彼子西者。對此子產之人而為言也。子西自有本末可論。如家語稱荆臺之諫。夫子未嘗不許子西也。

**問管仲曰。人也。奪伯氏駢邑三百。飯疏食。沒**

**齒。無怨言。**

人也。猶言此人也。伯氏齊大夫駢邑地名。

齒年也。蓋桓公奪伯氏之邑。以與管仲伯

氏。自知己罪而心服。管仲之功。故窮約以

終身而無怨言。荀卿所謂與之書社三百

而富人莫之敢拒者。即此事也。○或問管



或問一段膚  
論不足存

伯氏有罪管  
仲奪其邑三  
百情當其罪  
故無怨言非  
桓公奪以予  
仲也

仲子產孰優曰管仲之德不勝其才子子產  
之才不勝其德然於聖人之學則槩乎其  
未有聞也

荀子仲尼篇齊桓公見管仲之能足以託  
國也是天下之大智也安忘其怒出忘其  
讎遂立以為仲父是天下之大決也立為  
仲父而貴戚莫之敢妒也與高國之位而  
本朝之臣莫之敢惡也與之書社三百而  
富人莫之敢距也貴賤少長莫不秩秩然  
從桓公而貴敬之是天下之大節也  
問管仲曰人也范楊皆以為盡人道集註  
以為猶云此人也如何朱子曰古本如此  
說猶詩所謂伊人莊子所謂之人也若作  
盡人道說除管仲是箇人他人便都不是  
人恐管仲也未盡得人道

厚齋馮氏曰駢邑三百伯氏食邑三百家  
也

雲峯胡氏曰周禮二十五家為社書社謂  
以社之戶口書於版圖者凡三百社

或曰蒙引云駢邑三百依厚齋馮氏則以  
三百為三百家依雲峯胡氏則以三百為

三百社一社凡二十五家大抵古者戶計  
如二十五家以至萬二千五百家皆是以

戶計其曰書社三百者亦只云戶口之書  
於社版者三百戶耳未必是三百社也按

蒙引此說是  
卓菴張氏曰習鑿齒論諸葛亮曰昔管氏

奪伯氏駢邑三百沒齒無怨言聖人以為  
難亮使廖立垂泣李嚴致死豈徒無怨言

已哉夫水至平而邪者取法鑑至明而醜  
者忘怒以其無私也況大人君子懷樂生

之心流矜恕之德法行於不可不用刑加  
乎自犯之罪爵之而非私誅之而不怒天

此習氏論蜀  
志語



下有不服者乎。由習氏此語推之。武侯之佐漢。過仲父。佐齊遠矣。然仲父能使其君為五伯之祖。而武侯鞠躬盡瘁。功止鼎立。非人事不齊。時有利不利耳。且管仲功雖大。而過亦不小。他不具論。如三歸示侈。鏤簋近濫。塞門反坫。尤為大夫僭諸侯之始。武侯有一於此哉。然則武侯自比管樂。所謂卑以自牧者也。

東漢管氏曰。春秋之世。先王六德六教猶存。子產以博物君子聞。而管仲志行周公之道。其學必有所本。安知非從六德六教中來。然竟不與其為王佐。何也。雖曰道未粹白。亦其時下也。時入東周。蓋臣欲踐迹十亂。難矣。故多迂身以行忠。後儒類知聞道之為學。而不知藏悟顯行之為學。乃槩以不學卑百代。殊絕人物。亦異於孔子仁管仲之旨矣。或曰。子西與子產管仲不可同日語。管仲

相桓公。距子西為昭王。令尹。後越二百年。即管仲距子產為鄭政。亦越一百六十年。在孔子時。於管仲所謂事父。論定者也。於子產所謂身沒。論定者也。若子西死於白公之亂。在孔子沒後一年。安得取一未死之。今人與二既往之古人。就夫子相提而論乎。何或者問語之不倫甚也。蓋其人必艷慕子西之為人。謂其讓楚王。周旋昭難。知闔閭之將興。知夫差之將廢。因敗為功。遷郢於都。改紀其政。以定楚亂。一時功烈足與子產管仲並驅。故欲就夫子專誦子西。其意固客子產管仲而主子西也。夫子則人子產管仲。而彼子西也。彼者對人而稱。明乎其未人也。春秋之法。一字嚴於袞鉞。其肯稍容假借於片辭也哉。

○子曰貧而無怨。難富而無驕。易

易去聲



處貧難處富易人之常情然人當勉其難而不可忽其易也

胡氏曰貧之境逆而多不足之心富之境順而多有餘之意然處不足而心無不足者非無愧怍而真有得則不能故難處有餘而心未嘗有餘者苟自知收斂矜誇不萌者能之故易聖人因人情事勢而別其難易如此非謂但當勉其難而易者不必言故集註又申明不可忽之意問貧而無怨即貧而樂否雙峯饒氏曰能安於義命則能無怨若樂則心廣體胖非意誠心正身脩者不能及此觀子貢以無驕對無詔而夫子以樂對好禮淺深可見或曰無怨與無詔不同即所謂貧而樂也夫子之意全在貧而無怨簞瓢之所以為賢屢空之所以為庶也富而無驕直對境

張南軒云無怨則進於樂矣饒氏謂樂較無怨進一步非也

相形語意不屬是也難易云者非以人情事勢之苦樂論以德性學問之淺深論也若人情事勢之難易夫人而知之何足訓哉

○子曰孟公綽為趙魏老則優不可以為滕薛大夫

公綽魯大夫趙魏晉卿之家老家臣之長大家勢重而無諸侯之事家老望尊而無官守之責優有餘也滕薛二國名大夫任國政者滕薛國小政繁大夫位高責重然則公綽蓋廉靜寡欲而短於才者也○楊



氏曰知之弗豫枉其才而用之則為棄人矣此君子所以患不知人也言此則孔子之用人可知矣

雙峯饒氏曰公綽為魯大夫想不稱職故聖人謂止可為趙魏老問國小如何政繁曰困於事大國如朝聘會盟征伐貢賦之類應接不暇問何為如此曰上無王綱大陵小強役弱故至此

虛齋蔡氏曰公綽為魯大夫而夫子曰云云既不可為滕薛大夫則亦未得謂優於魯之大夫矣分明說他不稱職但意思甚婉且見得好處此其所以為聖人之言嘉善陳氏曰孟公綽是任質之人不加學問若學則人人皆可充廣其才無不能任事者

皇九宗金鏡  
云公綽優於  
大國之老按  
此言益知是  
國老非家老  
矣

或曰公綽行事不少槩見大抵廉靜寡欲持國家大體足以坐鎮雅俗者夫子此論蓋欲尊禮公綽為國老擬在趙魏之上使諸大夫國人皆有所矜式故曰為趙魏老則優晉大夫張孟左國皆稱為張老則知所稱趙老魏老為大國之老也不然公綽之為魯大夫世老矣禮仕於公曰臣仕於家曰僕同升諸公者有矣慈有降臣而僕降大夫而陪臣之理哉不可以為滕薛大夫者當日魯介疆隣會盟聘享疲於奔命為之大夫者盤錯委頓不減滕薛僕僕從政豈所以優公綽哉故曰不可以為滕薛大夫如云謂之有司之語意耳夫子正謂其優於趙魏老不當以大夫辱公綽崇其德非短其才尊其體非局其官也舊說不必泥○史記世家云孔子之所嚴事於魯則孟公綽於周則老子按公綽逆知崔杼之徒歸在襄公二十有五年爾時孔子生



三歲耳。公綽蚤為大夫。舉國政則當孔子必而公綽已老。夫子此言必昭公未孫齊時語也。有嚴事之義存焉。

○子路問成人。子曰：若臧武仲之知，公綽之不欲，卞莊子之勇，冉求之藝，文之以禮樂，亦可以為成人矣。知去聲

成人猶言全人。武仲魯大夫名。紇莊子魯

卞邑大夫。言兼此四子之長，則知足以窮

理，廉足以養心，勇足以力行，藝足以泛應

而又節之以禮，和之以樂，使德成於內而

紇文仲之孫  
宣叔之子短  
小多智  
莊子或云曹  
叔振鐸之後  
支庶食采於  
卞因以為氏

文見乎外，則材全德備，渾然不見一善成

名之迹，中正和樂粹然，無復偏倚駁雜之

蔽，而其為人也亦成矣。然亦之為言，非其

至者，蓋就子路之所可及而語之也。若論

其至，則非聖人之盡人道，不足以語此。

問四子之事。朱子曰：武仲左氏詳矣。公綽前章外他無所見。莊子事見新序曰：莊子養母戰而三北及母死，齊伐魯，莊子赴鬪三獲甲首以獻。曰：此塞三北，遂赴齊師，殺十人而死。冉求之藝，夫子固常稱之矣。雲峯胡氏曰：公綽之不欲，只是德而其才未備。武仲之知，卞莊子之勇，冉求之藝，只是才而其德未全。皆有一善成名之迹，至

公綽知崔杼  
必速歸事見  
襄公二十五  
年



於武仲之要君公綽之不可為滕薛大夫  
 莊子輕死敵而不終於孝丹有為季氏聚  
 斂皆有偏倚駁雜之蔽非文之以禮樂固  
 未見其渾然粹然也  
 漪園焦氏曰學所以陶鎔氣質武仲公綽  
 卞莊丹求才必不能相兼各就其才文以  
 禮樂則進於道矣  
 芑山張氏曰只緣誤看若臧武仲一若字  
 不說兼四子之長便說合四人之能沿襲  
 至今未有辯其非者須知四長不在前禮  
 樂不在後若字貫下數句猶言即如此四  
 人知廉勇藝各有偏倚駁雜處到得文以  
 禮樂的時候亦可以為成人此亦字緊承  
 上文若字說非拘拘取其長而兼之合之  
 也圈外程註前一說仍主合四人之能非  
 是後一說臧武仲之知非正也三句深得  
 聖人誘進子路語意

復加曰者如  
 既而曰例不  
 是子路語

以禮樂為要  
 才知禮樂如  
 何竝說

曰今之成人者何必然見利思義見危授命  
 久要不忘平生之言亦可以為成人矣

復加曰字者既答而復言也授命言不愛  
 其生持以與人也久要舊約也平生平日  
 也有是忠信之實則雖其才知禮樂有所  
 未備亦可以為成人之次也○程子曰知  
 之明信之篤行之果天下之達德也若孔  
 子所謂成人亦不出此三者武仲知也公  
 綽仁也卞莊子勇也丹求藝也須是合此



四人之能文之以禮樂亦可以為成人矣。然而論其大成則不止於此。若今之成人有忠信而不及於禮樂則又其次者也。又曰：臧武仲之知非正也。若文之以禮樂則無不正矣。又曰：語成人之名非聖人孰能之。孟子曰：唯聖人然後可以踐形如此方可以稱成人之名。胡氏曰：今之成人以下乃子路之言。蓋不復聞斯行之之勇而有終身誦之之固矣。未詳是否。

雙峯饒氏曰：忠指受命信指久要。似遺了思義一句。蓋取與不苟亦非忠信者不能。趙氏曰：何必然三字似以前說為疑。三者皆子路所能。故胡氏疑為子路之言。虛齋蔡氏曰：智足以窮理四句未宜說向盡好去。為有下文文之以禮樂在使德成於內而文見乎外。猶在文之以禮樂句內。則才全德備四句却只自文之以禮樂說合亦可以為成人。○文見乎外文字不可與文之以禮樂文字同看。彼文字當節字和字此文文字當死字看。然亦從彼而生也。蓋非文之亦無繇有文也。若謂文之全是外面工夫亦不是。本意在中正和樂上。○胡氏以後節為子路之言較是。但有一疑。子路當時既如此云云。夫子安得都無說話。如子路終身誦之。夫子便云是道也。何足以臧。此却寂然為何。先儒未嘗疑及此。為何大抵此書後十篇闕誤信矣。

林次崖亦深信後節是子路語云先儒多主之不知朱子如何不



用其說按次  
崖說誤

少墟馮氏曰見利思義見危授命得力不在臨時必平日講一介不苟之學而後能見利思義必平日講朝聞夕死之學而後能見利思義必平日講朝聞夕死之學而後能至然後商量生死則不及矣  
芭山張氏曰集註前節廉字屬公綽是此節圈外程子公綽仁也句誤以公綽為廉與不欲二字相貼豈可輕以仁許之程說宜削

○子問公叔文子於公明賈曰信乎夫子不言不笑不取乎

公叔文子衛大夫公孫枝也公明姓賈名亦衛人文子為人其詳不可知然必廉靜

公明賈蓋臣  
於公叔文子

之士故當時以三者稱之

或曰公孫枝不見於左傳獨獻公時季札適衛稱衛多君子有公叔發後傳止稱文子不稱名不聞枝與發是一人也世本又云獻公生成子當當生文子枝枝生朱始為公孫氏朱註本註疏以公叔文子為公孫枝枝無考故曰其詳不可知蓋未考左傳也  
新安陳氏曰不言笑見其靜不取見其廉

公明賈對曰以告者過也夫子時然後言人

不厭其言樂然後笑人不厭其笑義然後取

人不厭其取子曰其然豈其然乎

厭者苦其多而惡之之辭事適其可則人

非疑辭是斷  
辭明乎其不  
然之也



不厭而不覺其有是矣是以稱之或過而  
 以為不言不笑不取也然此言也非禮義  
 充溢於中得時措之宜者不能文子雖賢  
 疑未及此但君子與人為善不欲正言其  
 非也故曰其然豈其然乎蓋疑之也

問時樂義與廉靜相去幾何雙峯饒氏曰  
 廉靜是氣質好時樂義是義理自學問中  
 發出底賈所稱非仁熟義精者不能文子  
 氣質雖美未必能此也

吳氏曰稱其主曰夫子意猶對蘧伯玉使  
 者然公明盛稱文子之賢人反得以疑之  
 蘧伯玉使者但為謙辭以對益以彰其主  
 之美為辭令者亦可以觀矣

或曰其然豈其然乎非徒疑之也夫子聞  
 賈之言如此特地將文子生平詳審一番  
 文子之能與不能與賈言之當與不當皆  
 瞭然在夫子意中後世即其辭而觀之則  
 自有以知夫子之不許耳若在孟氏當不  
 知如何辯論此處亦可見聖賢氣象

○子曰臧武仲以防求為後於魯雖曰不要

君吾不信也

要平聲

防地名武仲所封邑也要有挾而求也武  
 仲得罪奔邾自邾如防使請立後而避邑  
 以示若不得請則將據邑以叛是要君也  
 ○范氏曰要君者無上罪之大者也武仲



引好智句無謂

蒙引不取楊氏誅意之說亦有見

後儒乃有引家語孔子與顏回論武仲以此章為末滅之詞者武仲事在襄公二十三年孔子初生時耳去之甚遠

之邑受之於君得罪出奔則立後在君非已所得專也而據邑以請由其好智而不好學也楊氏曰武仲卑辭請後其跡非要君者而意實要之夫子之言亦春秋誅意之法也

左傳襄公二十三年季武子無適子公彌長而愛悼子欲立之訪於臧紇紇為立之季氏以公鉏為馬正孟孫惡臧孫季孫愛之孟莊子疾豐點謂公鉏苟立錫請讎臧氏孟孫卒公鉏奉錫立於尸側孺子秩奔邾臧孫入哭甚哀出孟氏閉門告季孫曰臧氏將為亂季氏不信臧孫聞之戒孟氏將辟藉除於臧氏臧孫使正夫助之除於

東門甲從已而視之孟孫又告季孫季孫怒命攻臧氏臧紇斬鹿門之關以出奔邾臧賈臧為出在鑄臧武仲使告賈且致大蔡焉曰紇不佞失守宗祧敢告不弔紇之罪不及不祀子以大蔡納請其可賈再拜受龜使為以納請遂自為也臧孫如防使來告曰紇非能害也知不足也非敢私請苟守先祀無廢二勳敢不避邑乃立臧為紇致防而奔齊和靖尹氏曰據邑以請立非要君而何不知義者將以武仲之存先祀為賢故夫子正之雙峯饒氏曰武仲只當請後不當據邑夫子不罪其請罪其據邑也使武仲請後果以防為言則要君之心隱而難知既用智以要君又欲逃罪以欺世此夫子之言所以為春秋誅意之法也



至是而追論  
之寓春秋筆  
削之法

論居月切音  
決  
詭音癸詐也

虛齋蔡氏曰。武仲據防求後。分明是要君。故夫子直曰。不要君。吾不信也。非如楊氏所謂誅意之法。大凡誅意者。皆是事不如。此若無可誅者。而其心則如此。實有可誅也。武仲分明要君。則自不容於誅矣。惟適張氏曰。武仲之罪。在廢長立少。至鹿門斬關。則孟氏之過也。始而立愛以媚季。而卒於見攻。既而致蔡以求後。而奪於庶弟。二者皆譏。無補於己。而徒蒙要君之惡。智者固如是乎。

### ○子曰晉文公譎而不正齊桓公正而不譎

晉文公名重耳齊桓公名小白譎詭也二公皆諸侯盟主攘夷狄以尊周室者也雖其以力假仁心皆不正然桓公伐楚仗義

執言不由詭道猶為彼善於此文公則伐衛以致楚而陰謀以取勝其譎甚矣二君他事亦多類此故夫子言此以發其隱

左傳僖公四年春齊侯以諸侯之師侵蔡蔡潰遂伐楚楚子使與師言曰君處北海寡人處南海唯是風馬牛不相及也不虞君之涉吾地也何故管仲對曰昔召康公命我先君大公曰五侯九伯汝實征之以夾輔周室賜我先君履東至於海西至於河南至於穆陵北至於無棣爾貢包茅不入王祭不共無以縮酒寡人是徵昭王南征而不復寡人是問對曰貢之不入寡君之罪也敢不共給昭王不復君其問諸水濱師進次於陘夏楚子使屈完如師師退次於召陵屈完及諸侯盟

日書大全卷四  
論卷四  
三



僖公二十七年楚子及諸侯圍宋宋如晉告急狐偃曰楚始得曹而新昏於衛若伐曹衛楚必救之則齊宋免矣二十八年晉侯侵曹伐衛衛人出其君以說於晉晉侯入曹執曹伯分曹衛之田以畀宋人楚子使子玉去宋曰無從晉師子玉使宛春告於晉師曰請復衛侯而分曹臣亦釋宋之圍子犯曰子玉無禮哉君取一臣取二不可失矣先軫曰定人之謂禮楚一言而定三國我一言而亡之我則無禮何以戰乎不許楚言是棄宋也救而棄之謂諸侯何楚有三施我有三怨怨讎已多將何以戰不如私許復曹衛以攜之執宛春以怒楚既戰而後圖之公說乃拘宛春於衛且私許復曹衛曹衛告絕於楚子玉怒從晉師樂枝使輿曳柴而偽遁楚師馳之原軫以中軍公族橫擊之楚師敗績晉師三日館穀

慶源輔氏曰桓公責楚以包茅不貢及昭王不復二事進次而不遂戰既服而與之盟是仗義執言不由詭道也文公始則伐曹衛以致楚師之救終則復曹衛以攜二國之交是伐衛以致楚而陰謀以取勝也就霸者之中論桓文之事則文譎而不正桓正而不譎若較之王者表裏無疵粹然一出於正者固不可同年而語矣齊氏曰二公之伯皆以勝楚楚罪莫大於僭王猾夏孔子為春秋書齊曰侵蔡蔡潰遂伐楚而於晉僅書曰及楚戰於城濮則晉之有歉於聲罪致討也亦已著矣東萊呂氏曰文公之譎豈一端而已哉三日而去原欲自附於王者之師矣然陵丘墓以脅曹果王者之師乎利小則用信利大則用譎三罪而民服欲自附於王者之刑矣然親魏犢而屈法果王者之刑乎疎者則用法愛者則用私統而論之大則如



託狩以召王。小則如曳柴以誘敵。未易徧舉。要不能出一譎之外。聖人之言可畏也。虛齋蔡氏曰。夫子以桓文而較優劣。則然非取桓公正也。集註於此有辨矣。孔子所謂謂正而不譎者。對晉文而言也。朱子所謂心皆不正者。對王者而言也。朱子於桓公則曰。猶為彼善於此。於晉文則曰。其譎甚矣。謂之彼善於此。則未得為盡善。謂之其譎甚矣。則桓公亦非不譎者。但未至如文公之甚耳。

卓菴張氏曰。桓文為正譎二字。斷定。然以當日時勢論之。則桓幸而文不幸也。桓公初起。楚雖猾夏。不過鄭蔡近楚之國。未嘗與中國並驅爭先。故齊桓猶得徐為之謀。至晉文之時。楚執中國盟主。而在會諸侯。不敢與之爭。至成穀逼齊。合兵圍宋。曹衛皆受其節制。魯雖望國。亦且乞師。此夷狄之極盛也。故晉文不得不速與之戰。戰而

不可以不勝也。所遇不同。用計亦異。而立功之緩急亦如之。其有功於中國。則一也。乃若行事之是非。則有不可得而並論者。桓公得江黃。而不用於伐楚。文公謂非致秦。則不可與楚爭。楚抑而秦興矣。桓公會則不邇三川。盟則不加王人。文公會畿內。則抗盟子虎。則恃矣。桓公寧不得鄭。不納子華。懼其獎臣抑君。文公為元咺執君。則三綱五常。於是廢矣。夫子正譎之辨。豈不深切著明也哉。雖然。文公沒而襄公繼。敗狄伐秦。克紹伯業。桓公卒而孝公立。忘父之功。親與楚盟。遂使夷裔茂華。自非晉文繼伯。左衽之風。其再見矣。以桓文正譎之殊如此。而繼嗣之賢不肖。若是其懸絕者。豈非桓公好內多嬖。廢長立愛。貽謀不善之所致與。

芑山張氏曰。蒙引云。譎正二字。皆以心術言。存疑云。俱就其行事言。若其心術。則皆



不得為正。存疑說是。

○子路曰桓公殺公子糾召忽死之管仲不

死曰未仁乎

糾居黝反 召音邵

按春秋傳齊襄公無道鮑叔牙奉公子小

白奔莒及無知弒襄公管夷吾召忽奉公

子糾奔魯魯人納之未克而小白入是為

桓公使魯殺子糾而請管召召忽死之管

仲請囚鮑叔牙言於桓公以為相子路疑

管仲忘君事讎忍心害理不得為仁也

稅他活反與  
脫同

糾居有切音  
九與糾異糾  
同註他口  
切偷上聲俗  
本于糾之糾  
從斗非

左傳莊公八年齊侯使連稱管至父戍葵丘瓜時而往及瓜而代期戍公問不至請代弗許故謀作亂僖公之母弟曰夷仲年生公孫無知有寵於僖公衣服禮秩如適襄公紉之二人因之以作亂遂殺襄公而立無知初襄公立無常鮑叔牙曰君使民慢亂將作矣奉公子小白出奔莒亂作管夷吾召忽奉公子糾來奔九年春雍廩殺無知夏公伐齊納子糾桓公自莒先入秋師及齊師戰於乾時我師敗績鮑叔帥師來言曰子糾親也請君討之管召讎也請受而甘心焉乃殺子糾於生竇召忽死之管仲請囚鮑叔受之及堂阜而稅之歸而以告曰管夷吾治於高侯使相可也公從之

國語桓公自莒反於齊使鮑叔為宰辭曰若必治國家則管夷吾乎桓公曰夫管夷吾射寡人中鉤是以濱於死鮑叔對曰夫



為其君動也。君若宥而反之，夫猶是也。桓公曰：「若何？」鮑叔對曰：「請諸魯。」桓公曰：「施伯魯君之謀臣也。夫知吾將用之，必不予我矣。若之何？」鮑叔對曰：「使人請諸魯，曰：寡君有不令之臣在君之國，欲以戮於羣臣，故請之，則予我矣。」桓公使請諸魯，如鮑叔之言。嚴公以問施伯，施伯曰：「此非欲戮之也，欲用其政也。」殺而以屍授之，嚴公將殺管仲。齊使者請生之，於是嚴公使束縛以予齊，使齊使受而退。比至三黷，三浴之。桓公親逆之於郊，而與之坐問焉。程子曰：「桓公兄而子糾弟，襄公死則桓公當立，此以春秋知之。春秋書桓公則曰齊小白，言當有齊國也。於子糾則止曰糾，不言齊以不當有齊也。不言子非君之嗣子也。公穀并註四家皆書納糾，左傳獨言子糾誤也。然書齊人取子糾殺之，蓋齊大夫常與魯盟於莒，既納糾以為君，又殺之，故

書子是罪魯也。仁山金氏曰：「程子言此，大約以桓兄糾弟為斷。然觀當時事體，子糾必弟也。然其是非不待為正耳。何者？方齊之將亂也，鮑叔牙奉小白奔莒矣。襄公之弑，子糾固在內也。所當正君赴難，明義討賊，以靖國也。而乃奔魯，能乞師復讎，猶之可也。及雍廩殺無知，內難已定，方圖再入，既而桓公自莒先入，靖國人葬襄公，正位君齊矣。糾何為者邪？而管召方輔之，用師伐國，是以亡公子而抗齊君耳。前無正君討賊之義，後有抗君爭國之非，則是仲之輔糾為不義，罪已可殺。桓公不殺而用之，則安得而讎桓乎？此夫子所以不責其死也。或曰：「夫子答子路子貢之問，不明言其所以是非，何也？」曰：「事之是非，明書於春秋。書公伐齊納糾，伐而納之，內不受也。糾不稱子，不宜立也。書



齊小白入於齊。繫之齊。可立也。九月齊人取子糾殺之。稱齊人。國討也。稱子。譏齊也。稱取。弱魯也。糾之死固當。而桓公殺之為已甚耳。

問春秋於糾上一無子字。一有子字。雙峯饒氏曰。始以納之為非。故去子以明其不當納。終以殺之為非。故又稱子以明其不當殺也。

**子曰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

九春秋傳作糾督也。古字通用。不以兵車言不假威力也。如其仁言誰如其仁者。又再言以深許之。蓋管仲雖未得為仁人而

**其利澤及人則有仁之功矣**

左傳僖公二十六年齊孝公伐我北鄙公使展喜犒師齊侯曰魯人恐乎對曰小人恐矣君子則否齊侯曰室如懸磬野無青草何恃而不恐對曰恃先王之命昔周公太公股肱周室夾輔成王成王勞之而賜之盟曰世世子孫無相害也載在盟府太師職之桓公是以糾合諸侯而謀其不協彌縫其闕而匡救其災昭舊職也及君即位諸侯之望曰其率桓之功我敝邑用不敢保聚曰豈其嗣世九年而棄命廢職其若先君何君必不然恃此以不恐齊侯乃還

程子曰管仲不死觀其九合諸侯不以兵車乃知其仁也若無此則貪生惜死雖匹夫匹婦之諒亦無也朱子曰九之為糾展喜之詞如糾合宗族



之類亦其證也說者不考其然乃直以為九會諸侯至數桓公之會不止於九則又因不以兵車之文而為之說曰衣裳之會九餘則兵車之會也公穀以來皆為是說可謂鑿矣○召忽之失在於輔子糾以爭國而不在於死管仲之得在於九合之功而不在於不死仲之可以不死正以小白兄而子糾弟耳夫子特以忽之功無足稱而其死不為過仲之不死亦未嘗害義而其功有足褒爾固非予仲之生而貶忽之死也○仁之一字以德而言則必心無私而事當理乃能當之若言其功則雖利澤及人有恩有惠便可稱之初不計德之如何也○如漢高祖唐太宗未可謂之仁人然戰國至暴秦其禍極矣高祖出而平定天下隋末殘虐尤甚太宗出而掃除以致貞觀之治此二君豈非仁者之功邪仲之功亦猶是也

虛齋蔡氏曰不以兵車一句最重如其仁就承他說如其仁不依蔡氏以召忽來比只泛說為正意蓋召忽之死不可非若以忽之仁不如仲又以為匹夫匹婦之諒此是聖人非召忽矣召忽之失不在於死而在於輔糾若聖人既非召忽便當為仲解釋矣何故無一言及之聖人為一世綱常作主如何肯非忽之死而是仲之不死其是非蓋他有在也○子路之疑記過而忘功也夫子取仲錄功而不計過也蓋其過小其功大也至忘君事讎一節則夫子姑實勿論初未嘗為之解釋下章之論亦如此

次崖林氏曰子路疑未仁以心之德言也夫子稱其仁以愛之施言也子路所疑是心術聖人所許是事功或曰孫奕云桓公齊襄公之弟也初襄公之立政令無常故公子小白奔莒公子糾



奔魯。公孫無知弑襄公。齊人殺無知大夫。高侯先有以召小白。故小白自莒先入而得齊。非取諸子糾之手也。齊實君小白也。管仲雖嘗為子糾之傅。然子糾未嘗為世子。不當爭立。是以管仲明此之義。終身不讎桓公。而得相之。以霸也。嘗觀伊川之說。以桓公為兄。子糾為弟。往往因薄昭與淮南厲王書曰。齊桓殺其弟。以反國。遂誤之。晦菴又傳會而援其說。蓋未之審也。按史記齊世家云。襄公立。殺誅數不當。羣弟恐禍及。故次弟糾奔魯。小白奔莒。左氏莊公八年注云。子糾。小白。庶兄。鄧驥左氏指縱云。桓公。襄公之季弟也。世家既云次弟糾。左氏注又云。糾為小白。庶兄。指縱又云。桓公為季弟。則子糾兄也。小白弟也。無疑。故荀子亦曰。齊桓殺兄而爭國。伊川之說。誠為誤矣。或言程子嘗引薄昭之言。以證小白之為兄。而朱子又疑荀卿嘗謂殺兄以

爭國。其言在薄昭之前。則朱子雖宗程說。固亦不能無疑於其間。蓋春秋傳為程子未成之書。非易傳成書之比。宜其有未定之說。亦程子所謂義理無窮之意。正學者所當辨也。嘉善陳氏曰。仁道至微。亦至大。害仁成仁。生不如死。仲仁忽諒。死不如生。殷有三仁。生不如死。一皆心也。非迹也。謂仁仲以功何獨重迹。而輕心乎。事糾非正。夫子許其改過。是矣。然使仲當年無尊周攘夷實心。止為一身顯遂功名。事桓雖是。安可云仁。惟心在匡正天下。則當可以無死之時。留身以救民。正仲之不見有身。見有天下也。仲非難一死者。夫子亦決不仁貪生之人。若夫器小之旨。則以學不知本。功不格心。恐事君者皆以仲為臣極。將使正己物正之功。不復可期於世。故褒貶竝行。而不悖。○如謂仁其功。非仁其心。聖人從無以功論



使仲憫天下之心果不假則竟是仁矣細看仲終有假處

仁者。未有不本於惻恒一世之意。而能為匡救一世之事。仲見當時中原將淪於夷狄。因擇君匡時。拔之淪胥之內。其所以輔桓行事者。參用權數。故謂之假仁。而憫惻斯民之心。未嘗假也。假仁者。仲之所以用桓。用桓者。仲之所以仁天下。卓菴張氏曰。如其仁。猶云還是仁。是從上二句時勢情事。想像揣摩之言。所以解子路未仁之疑也。使子路不以未仁為問。孔子亦不作此語矣。或問伊川云。孔子稱管仲如其仁。何也。伊川曰。只為子路以管仲不死為未仁。甚小却管仲。故孔子言其有仁之功。此聖人言語抑揚處。當自理會得。此語可證。

○子貢曰管仲非仁者與桓公殺公子糾不能死又相之與平聲相去聲

被髮左衽謂無王也謂楚

與周二王也九合一匡竝

請尊王也

攘夷所以尊

周皆子分兩

項說非是

唐裴晉公傳

史臣云昔仲

尼歎周室陵

運齊桓霸翼

而有微管之

論

子貢意不死猶可相之則已甚矣

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民到於今受其賜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

霸與伯同長也匡正也尊周室攘夷狄皆所以正天下也微無也衽衣衿也被髮左衽夷狄之俗也

問令尹子文陳文子之事則原其心而不與其仁至管仲則以其功而許其仁若有可疑者朱子曰管仲之功自不可泯沒聖人自許其仁者之功且聖人論人功過自不相掩功自還功過自還過所謂彼善於此則有之矣若以管仲比伊周固不可同



四書大全卷四  
言語卷四  
言語  
日語若以當時大夫比之則在所當取當是之時楚之勢駸駸可畏治之少緩則中國皆為夷狄故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

南軒張氏曰只為子路疑其未仁子貢疑其非仁故舉其功以告之若二子問管仲仁乎則所以告之者異矣

厚齋馮氏曰劉定公稱禹之功曰微禹吾其魚乎吾與子弁冕端委以治民臨諸侯禹之力也必推至此然後見禹之有大功夫子稱仲之仁至於被髮左衽則仲之功大矣

宋氏公遷曰仁以功用言亦曰以事功言因其所至而許之也子路疑管仲未仁正在不死夫子許其仁則可以無死之意在其中子貢疑管仲非仁者雖輕在不死而重在又相之畢竟兩有疑焉故夫子稱其功以明相桓之有益不責其死以明不死

之無害是兩釋子貢之疑而重許管仲之仁也但管仲之仁未嘗有本領工夫故與聖門之仁不同

管書稱召忽行至齊竟自刎經古到通非縊也左傳殺子糾於生實召忽死之史記作莖瀆或又作莘瀆論語溝瀆句溝同音齊魯竟地也

豈若匹夫匹婦之為諒也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也

諒小信也經縊也莫之知人不知也後漢書引此文莫字上有人字○程子曰桓公兄也子糾弟也仲私於所事輔之以爭國非義也桓公殺之雖過而糾之死實當仲始與之同謀遂與之同死可知輔之爭

之知也

漢書諒作量

四書大全卷四  
言語卷四  
言語

三



為不義將自免以圖後功亦可也故聖人  
 不責其死而稱其功若使桓弟而糾兄管  
 仲所輔者正桓奪其國而殺之則管仲之  
 與桓不可同世之讎也若計其後功而與  
 其事桓聖人之言無乃害義之甚啓萬世  
 反覆不忠之亂乎如唐之王珪魏徵不死  
 建成之難而從太宗可謂害於義矣後雖  
 有功何足贖哉愚謂管仲有功而無罪故  
 聖人獨稱其功王魏先有罪而後有功則  
 不以相掩可也

後漢應劭字仲遠獻帝時奏議曰昔召忽  
 親死子糾之難而孔子曰經於溝瀆人莫  
 之知

前漢淮南厲王長高帝少子也驕恣不用  
 漢法文帝重自切責之時帝舅薄昭為將  
 軍尊重上令昭與厲王書諫數之曰昔者  
 周公誅管叔放蔡叔以安周齊桓殺其弟  
 以反國秦始皇殺兩弟遷其母以安秦  
 唐書王珪傳建成為皇太子授中書舍人  
 遷中允禮遇良厚太子與秦王有隙帝責  
 珪不能輔導流雋州太子已誅太宗召為  
 諫議大夫○魏徵傳太子建成引為洗馬  
 徵見秦王功高陰勸太子早為計世民伏  
 兵於玄武門射建成殺之王責徵曰爾闖  
 吾兄弟奈何答曰太子早從徵言不死今  
 日之禍王器其直無恨意即位拜諫議大



夫問程子可也亦可也上說朱子曰前說非是  
是可但自勉以圖功則可之大者又問孟子  
子可以死可以無死始見其可死後細思  
之又見其可以無死則前之可者為不可  
矣曰便即是此意○問仲始同糾謀雖有  
可死之道而桓兄當立則無不可事之理  
蓋仲雖糾之傅然非糾之臣乃齊臣也桓  
公當立則桓乃吾君所當事也但仲之罪  
在不能諫糾之爭而反輔糾以爭耳是其  
不死殆知前之爭為不義而非求爭之比  
也故夫子答子路未仁之問曰如其仁以  
為不死之未仁不如九合之仁也答子貢  
非仁之問則曰豈若匹夫匹婦之為諫自  
經於溝瀆而莫之知豈若云者是以仲之  
不死過於死也故當以程子之說為正而  
以召忽之死為守節仲之不死為收過曰  
此論甚善但仲之意未必不出於求生然

其時義尚有可生之道未至於害仁耳  
雲峯胡氏曰管仲相桓公以下答子貢所  
謂又相之豈若匹夫以下答子貢所謂不  
能死蓋死則於子糾未有君臣之分當時  
未足以見其義相則為天下正華夷之分  
而天下後世皆得以被其仁仲蓋有以處  
此矣  
或曰子路子貢一責其不死一責其相桓  
夫子答處義亦微有分別言外見得仲一  
人不死而所活人甚多仲一人不正而所  
正甚大非侈稱其功為不可及也○先儒  
辨論太子藩王之分深責王魏不能死於  
其難其說既明然竊有疑焉夫臣之事君  
固當始終一節若君臣之分未定遽欲死  
於其難則亦君子所不與彼王珪為太子  
中允魏徵為太子洗馬皆出於高祖之命  
則高祖乃其君耳奉高祖之命而輔太子  
則高祖其君也太子其長也萬一高祖或

衡諸情理王



魏當明國家  
廢立大義引  
君當道先事  
開陳使父子  
兄弟之倫無  
憾不當徒聽  
高祖之可否  
為從違也

遷王魏於秦府。而為秦府之屬。將逆高祖命。而必盡節於建成乎。抑亦奉高祖命。而以奉建成者。奉秦王乎。又不幸建成得罪於高祖。高祖誅之。抑將必死於所事。而讎高祖乎。家無二主。國無二王。若以委質事君言之。王魏委質事高祖。非事建成也。若以食人之祿言之。王魏食高祖之祿。非食建成之祿也。若建成失德。王魏當受不能輔導之責。為有負於高祖。若藩王交鬪。則固有高祖在焉。即不幸諸王互相攻擊。其僚屬必欲各死於所事。此則大亂之道也。故夫為王魏者。於建成未敗之前。知其不可輔。則當引身而去。於建成既敗之後。知其不義而死。則當席藁聽命。自請其不能救正之罪。或高祖赦之。使事新主。則惟上所命可也。異時太宗以張元素為庶子。于志寧為詹事。既而太子承乾罪廢。元素以不諫見黜。志寧以諫諍見褒。時魏王泰亦

與承乾為敵。是二人者。亦將盡節所事。而讎魏王乎。將聽太宗黜陟乎。大抵東宮官屬。與諸王官屬。皆出於朝廷所擢。或今日為此。明日為彼。或身處朝列。兼職官僚。初無定選。與人臣事君不同。任是職者。固當以一人為主。不得以所事為主也。曰齊桓子糾之事。將如之何。曰齊桓子糾。均為公子。亦既出奔於外。齊襄既沒。齊國無主。故齊桓子糾。若敵國然。各君其君。各臣其臣。非若唐高祖在上。制命出於一人者也。然則王魏不能讎太宗。亦不當讎太宗。其失在於不能請命高祖而已。綱目於王魏無貶詞。使王魏果反君事讎。果有罪。則綱目當書曰以故太子洗馬魏徵中允王珪為諫議大夫矣。此事關臣之大節。不得不詳辯之。

○公叔文子之臣大夫俱與文子同升諸公

侯舊音選按  
鄉飲酒禮輔



主人者俱音  
遵選與遵通

臣家臣公公朝謂薦之與已同進為公朝  
之臣也

或曰禮仕於公曰臣仕於家曰僕臣僕之  
分殊故同升之義大公叔文子之所以為  
文也不論其所薦之僕何如也

### 子聞之曰可以為文矣

文者順理而成章之謂諡法亦有所謂錫  
民爵位曰文者○洪氏曰家臣之賤而引  
之使與已並有三善焉知人一也忘已二  
也事君三也

諡與諡異諡

神至切音示

諡伊音切音

益笑貌俗本

諡作諡誤

咸音庶

魯昭公十二

年盜殺衛侯

之兄繫

班制言尊卑

之差也

或曰諡法解

傳之史記見

於逸周書非

商公不能作

記檀弓公叔文子卒其子戍請所以易名  
者靈公曰昔者衛國凶饑夫子為粥與國  
之餓者不亦惠乎衛國有難夫子以其死  
衛寡人不亦貞乎夫子脩其班制以與四  
鄰交衛國之社稷不亦文乎諡夫子  
貞惠文子

慶源輔氏曰知人智也忘已公也事君忠  
也有是三者則理順章成而粲然可觀矣  
安得不謂之文哉然文王之文舉全體而  
言此與孔文子之文取一事而言

厚齋馮氏曰文子諡以貞惠文子初不為  
薦其臣僕同升而謂之文也特夫子稱其  
可以為文有以見文子之不愧其諡耳  
雙峯饒氏曰今之所謂諡法未必果出周

公恐後人因經傳所有而傳會之如錫民  
爵位謂之文直無意義夫子所稱蓋謂文  
子所為如此是亦無愧於文之諡矣非指  
此為文也孔文子好學下問是以謂之文



却是正說所以爲文之義。新安陳氏曰：孔子於其旣諡之後，聞其嘗有薦賢之美，故稱此一事而謂可以無愧於文之諡耳。豈可於其人之身存而預議其諡哉？

虛齋蔡氏曰：孔文子章，是子貢問孔文子何以謂之文，故答曰：是以謂之文也。而朱子不復解文字之義，以本文便是了。此章則因其有是薦賢之事，而據理評之曰：可。以爲文，言其無愧於文之諡也。故朱子先持解之，而後以諡法所載者實之。

或曰：衛有齊豹之難，捍難者有慶比、公南楚、華寅、析朱、鉏霄諸人，而文子不與焉。何以爲貞？文子富而君貧，子戌以富及禍，粥食饑民，其易與耳。何以爲惠？脩班制，交四國，宜有文辭之功。如鄭子產、叔向，載在史冊，而文子無聞焉。何以爲文？此夫子所以不信其不言不笑不取，併不然其疇言樂。

笑義取，而以其然，豈其然乎？一言明刺文子之非。明斥公明賈之過也。此曰：可以爲文矣者，蓋謂獨此升僎一事，不愧諡文云耳。其它所定貞、惠、文子之諡者，尚未信未然，可置勿論也。此夫子見人一善而忘其百非之意也。

唯適張氏曰：人臣事主，功莫大於得人，罪莫大於蔽賢。此臧紇所以爲竊位，而公叔所以爲文也。他若繆令之薦藺，相如常何之舉馬周，當與文子同類並美矣。卓菴張氏曰：按諡法，始於周，除於秦。周之時，史猶闕文，故諡有得其實者，如幽厲赧。雖以子孫不能阿其祖父，況人臣乎？公道之不愧於文，其一也。後世諡法雖存，公道漸滅，逞逞加美，諡於惡行，如夏竦、范仲淹、莊邪、殊途，並諡爲文正。張浚、秦檜，忠奸異軌，並稱爲忠獻。何以勸善而懲惡哉？然文正之諡，猶有劉敞、司馬光力爲辨論，卒存。



仲淹而改夏竦。獨檜浚同稱。當時大臣既無有駁正者。而浚子張栻。號稱名碩。亦不為其父一洒之。豈當日易名之典。顧不重與。抑美惡不嫌同詞。姑隱忍相從與。昔安抱玉特李光弼裨將耳。聞祿山反。恥於同姓。乃去安而從李。夫以祖父之姓。不難改而易之。以忠父而與賊臣同諡。為人子者能晏然已乎。楚商臣弒成王。諡之曰靈。不瞑。曰成。乃瞑。共王將死。請為靈若厲。子囊謂其知過。諡之以共。後人謂善請諡者。莫若共王。以天子之尊。猶惜一諡。而以死爭之。魏公有知。吾恐不瞑於地下矣。○明初諡美惡兼用。洪武二十二年。魯王卒。太祖諭禮部尚書曰。父子天性。諡法公義。朕不得以私廢公。可諡曰荒。永樂六年。伊王曰。諡厲。洪熙元年。仁宗命翰林定故兵部金忠等十人人諡。內有通政司賀銀諡不美。仁宗曰。此數人皆在先朝。盡心國事。有德

行重厚。表裏一致者。有涉歷艱難。始終一心者。必加旌表。庶幾禮賢之意。但朕意未嘗及銀。銀勞可贈官銜。不應美諡。若加惡諡。又不若無諡。古人制諡。皆以定邪正。示至公也。銀竟不諡。明初慎易名如此。

○子言衛靈公之無道也。康子曰。夫如是。奚

而不喪。夫音扶。喪去聲。下同。

喪失位也。

成字名蒸鉏

史記衛世家。襄公有賤妾幸之。有身。夢有人謂曰。我康叔也。今若子。必有衛名。而子曰。元妾怪之。問孔成子。成子曰。康叔者。衛祖也。及生子。男也。以告襄公。襄公曰。天所置也。名之曰元。襄公夫人無子。於是立元為嗣。是為靈公。



孔子曰仲叔圍治賓客祝鮀治宗廟王孫賈治軍旅夫如是奚其喪

仲叔圍卽孔文子也三人皆衛臣雖未必賢而其才可用靈公用之又各當其才○尹氏曰衛靈公之無道宜喪也而能用此三人猶足以保其國而況有道之君能用天下之賢才者乎詩曰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

或曰靈公嘗因公子朝通於襄夫人宣姜懼而欲以作亂故齊豹北宮喜褚師圃公

子朝作亂逐靈公如死鳥得北宮氏之宰不與聞謀滅齊氏靈公復入衛則靈公蓋失位復寧喪而不喪者也靈公之喪而不喪以朝有其人人當其用也

東陽許氏曰夫子平日語此三人皆所不許而此章之言乃若此可見聖人不以其所短棄其所長至公之心也用人當以此爲法但欲當其才耳

虛齋蔡氏曰喪失位也如魯昭公之見逐於乾侯齊莊公之見弑於崔子衛成公之見執於晉人皆失位也不止是也國家使昭公爲季氏所得亦不免於殺矣衛成公爲晉所執歸之其不死者幾希○賓客二字如何分客似不論貴賤較泛些賓又其盛者然再考之凡尋常羈旅皆謂客於某所若謂賓於某所則不可詩多言嘉賓見其盛也

卓菴張氏曰無道宜喪而夫子以爲奚其



馬氏云內有其實則言之不慙積其實者為之難

喪說者疑之。愚曰。此靈公之時然耳。靈公之立。當晉頃齊景之時。諸侯皆無善治。故靈雖無道。猶能以三臣維持其國。使當桓文爭伯之日。三臣雖善治。安知其不為成公邪。曰。奚喪者。謂能不失也。靈公立於魯昭八年。卒於哀之二年。在位凡四十一年。以是為弗喪耳。

### ○子曰其言之不怍則為之也難

大言不慙則無必為之志而不自度其能否矣。欲踐其言豈不難哉。

南軒張氏曰。易其言者實必不至。若聽其言而不怍。則知其為之也難矣。故古者言之不出。恥躬之不逮。而仁者之言必訥。惟適張氏曰。為之也難。是言時不從事理。

上推究。只信口說出。一當事任。茫無措手處。故曰難。此孔子提醒誇詡一流人。使稍有顧行之思。則必不妄發矣。以司馬問仁章參看。道理自明。集註無必為之志。與新安必不務力於行。皆說煞了。不可從。或曰。夫子論言行不一。大都就君子論。仰不愧天。俯不怍人。則不怍者。兼言行而論也。故曰君子以行言。小人以舌言。其言之不作。是以行言也。則為之也難。謂行實難也。即中庸所謂言顧行。行顧言意。

### ○陳成子弒簡公

成子齊大夫名恒。簡公齊君名壬。事在春

秋。哀公十四年。

或曰。陳恒又名常。諡曰成子。陳完之後也。陳完者。陳厲公佗之後也。陳宣公殺其太

按左傳田氏始終稱陳而



史稱田敬仲  
完世家云敬  
仲如齊以陳  
字為田氏自  
稱孟夷以下  
皆稱田不知  
何本

古常恒通

闕止一作監

止

子我闕止之

宗人與田氏

有郟或云闕

止字子我為

之人

子禦寇完與禦寇相愛恐禍及已故奔齊  
齊大夫懿仲妻完完卒諡為敬仲敬仲之  
如齊以陳氏為田氏敬仲生穉孟夷穉孟  
夷生潛孟莊潛孟莊生文子須無須無生  
桓子無宇無宇生武子開與釐子乞乞事  
齊景公為大夫其收賦稅於民以小斗受  
之其粟與民以大斗行陰德於民景公弗  
禁悼公既立乞為相專齊政四年乞卒子  
常代立是為田成子鮑叔與悼公有郟弒  
悼公齊人共立其子壬是為簡公  
左傳齊簡公之在魯也闕止有寵焉及即  
位使為政陳成子憚之驟顧諸朝五月壬  
申成子殺子我庚辰執公於舒州甲午弒  
之乃立簡公弟驁是為平公孔丘三日齋  
而請伐齊

孔子沐浴而朝告於哀公曰陳恒弒其君請

討之

朝音潮

是時孔子致仕居魯沐浴齊戒以告君重  
其事而不敢忽也臣弒其君人倫之大變  
天理所不容人人得而誅之況鄰國乎故  
夫子雖已告老而猶請哀公討之

張子曰天子討而不伐諸侯伐而不討故  
雖湯武之舉不謂之討而謂之伐陳恒弒  
其君孔子請討之此必因周制鄰有弒逆  
諸侯當不請而討

公曰告夫三子

夫音扶下告夫同

三子三家也時政在三家哀公不得自專



故使孔子告之

孔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君曰告夫三子者

孔子出而自言如此意謂弑君之賊法所必討大夫謀國義所當告君乃不能自命三子而使使我告之邪

之三子告不可孔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

以君命往告而三子魯之強臣素有無君

之三子告左傳不載夫子既奉命往告豈三子不可而不復君命乎非史官不

見其告蓋史略耳

之心實與陳氏聲勢相倚故沮其謀而夫

子復以此應之其所以警之者深矣○程

子曰左氏記孔子之言曰陳恒弑其君民

之不予者半以魯之衆加齊之半可克也

此非孔子之言誠若此言是以力不以義

也若孔子之志必將正名其罪上告天子

下告方伯而率與國以討之至於所以勝

齊者孔子之餘事也豈計魯人之衆寡哉

當是時天下之亂極矣因是足以正之周



胡氏此條不  
必采入集註

室其復興乎魯之君臣終不從之可勝惜哉胡氏曰春秋之法弑君之賊人得而討之仲尼此舉先發後聞可也

莫其萬一或  
從聖人必不

問當是時魯之兵柄分屬三家哀公雖欲從夫子之言然不告三子則兵不可出而孔子之意乃不欲往告何哉朱子曰哀公誠能聽孔子以討齊亂則亦召夫三子而以大義詔之耳理明義正雖或不從而孰敢違之哉今無成命而反使孔子往而告之則是可否之權決於三子而不決於公也況魯之三家即齊之陳氏其不欲討也必矣是則不惟名義之不正而事亦豈可得而成哉然夫子以君命之重也故不得已而一往焉而冀其萬一之或從也而三子果以為不可則復正言之以明從違在

若是迂也此  
臆度之語

彼雖不敢必而君臣大倫所繫之重雖欲不告而不敢以已其所以警夫三子者亦深矣○夫子初告時真箇欲討陳恒後人知聖人此言可以警三子非是聖人託討成子以警三子聖人之心不如是迂曲新安陳氏曰以吾已致仕從大夫之後尚激於義不敢不告則正為君卿大夫者當何如警之在此

魯事豈至此  
始不可為哉  
語似而不切

厚齋馮氏曰是年西狩獲麟春秋絕筆而不復書陳恒之事蓋有所傷感焉而魯事不可為矣  
虛齋蔡氏曰胡氏云此舉先發後聞可也此只是人人得而討之之意雲峯却解云先發後聞謂魯也非謂孔子也亦大委曲矣胡氏只是聲春秋之義故嚴於辭耳但此說與語錄不合愚謂孔子於義盡矣此事果可先發後聞則孔子亦為之矣不待胡氏發其所不及也



中玄高氏曰。或問左氏記孔子之言曰。以魯之衆。加齊之半。可克也。程子曰。此非孔子之言。誠若此言。是以力。不以義也。然否。曰。此安得非孔子之言。事顧所舉何如耳。如所舉非義。不待言矣。誠為義。亦必用力。而後能濟。則力皆義也。當是時。孔子豈徒較力。還要以此可克之勢。歆魯君。冀其奮發。以成討賊之事。蓋亦莫非義也。後世儒者。但言義。便不要力。但言力。便說非義。而豈知聖人以義用其力。以力成其義乎。自力不以義之說興。遂使輕事之人。不審彼己。不量勝負。不度事機。而徒然以為義。卒之事敗。國家受其禍。猶自以為義也。以魯之衆。加齊之半。謂以力不以義矣。彼宋襄公。不禽二毛。不鼓不成列。是以義不以力也。然于泓之敗。伊川又以為愚。何哉。伊川又云。孔子之志。必將正名其罪。上告天子。下告方伯。而率與國以討之。夫春秋之時。

歸史云考左氏家語不可。以在孔子未嘗之三子左傳公曰子告季孫孔子辭退而告人云云不可者即辭字意也。

周天子雖在徒空名耳。方伯與國。固皆魯也。顧可告而率之乎。一告魯君。已不能自主。而曰告三子者。之三子告。又復不可。而聖人亦無如之何矣。況可以告天子。告方伯。率與國乎。問胡氏云。先發後聞。可也。何如。曰。此論更舛。將魯君先發。而後聞於周天子乎。則魯君已曰。告三子者。既不可矣。將孔子自為先發。後聞乎。則孔子一人耳。果用衆以發。然衆何在。抑獨以一人發。然一人何以發。況請討且不可得。而可先發乎。蓋徒資口說。不當事理者也。或曰。孔子七十一歲。作春秋。筆削九年。而成絕筆於哀公十四年春。而是歲夏四月。齊陳恒執其君。寘於舒州。六月。齊人弑其君壬於舒州。此左傳文也。左傳有續經。自小邾射以下。至十六年。孔子丘卒。蓋弟子欲存孔子卒。故節錄魯春秋文。以續孔子所脩之經。非復孔子筆矣。是以公穀二傳止。



於西狩獲麟。而陳恒事無聞焉。恒弑簡公。正夫子作春秋九月中事。而事絕於獲麟。陳恒弑君。既例不及書。不及書。則當吾世而亂臣賊子。得逋其誅。於春秋竊取之義。為法不卒也。於是沐浴而朝。請討之。老而一出。出而一言。將使天下萬世之亂賊。皆不寒而栗。而況魯國乎。只陳恒弑其君。五字。大義凜然。春秋之不及書者。書矣。雖不及書之春秋。二百四十年獲麟之後。特筆於論語二十篇。而所謂以天子之事。懼天下萬世之臣子者。自此畢矣。甚矣沐浴而朝之為義大也。夫子豈必果討陳恒。果克陳恒哉。又豈不逆知三子不可。而冀幸於萬一哉。

○子路問事君子曰勿欺也而犯之

犯謂犯顏諫爭。○范氏曰犯非子路之所

不能救季氏  
代顛與犯亦  
非子路所易

難也。而以不欺為難。故夫子告以先勿欺而後犯也。

問子路勇於義何難於不欺。特其燭理不明。好強其不知。以為為知。是以陷於斯耳。朱子曰。以勇於義。為臣一事。觀之子路之好勇。必勝。恐未免於欺也。

雙峯饒氏曰。事君以不欺為本。然不欺甚難。須是平日於慎。獨上實下工夫。表裏如一。方能如此。今人自家好色好貨。却諫其君。勿好色好貨。皆是欺君。

次崖林氏曰。勿欺。兼所言所行說。犯專就諫諍說。

芑山張氏曰。勿欺。就人臣心術公爾。忘私無一念不自盡。無一事不可對君處說。凡言於人君。或要他聽。或至於說得太過。或言之而過其實。反諸其心。總是責難。陳善



存疑云或主  
於感君言過  
其實亦欺也  
按此說與朱  
子同病

此誅心之論  
存以戒天下  
萬世人臣之  
欺其君者

看勿欺又深  
一層

納約自牖意思如何槩謂之欺信如朱子  
所指唐人諫敬宗遊驪山事雖不失於愛  
君而其言則欺則孟子當日之於梁惠齊  
宣其言往往有過其實者皆可謂之欺君  
有是理乎須知欺不在言過其實處見在  
心匿其偽處見耳後世人臣皆非有忠愛  
之實皆自欺以欺主上其苟祿尸位拱默  
觀望者真勿論它或矯然以讜節高天下  
言人所不敢言而其意實主於沽名實欲  
人主重其身名因不次擢之則是借言路  
以微顯榮也又或負貪穢不肖之行懼敗  
露失官且僂身不得已而規切時事觸忌  
諱以去天下不察其心既惜其去國而又  
竊歎朝廷之失人則是託章奏以避禍辱  
也若是者皆欺耳豈有至於愛君感君言  
過其實而槩謂之欺也哉○勿欺而犯亦  
須道理的確可行有神國事若不度是非  
可否則天下儘有此心無愧未嘗欺君而

識見執拗議論迂疎不可見諸行事者雖  
空言何益此處便見得人臣勿欺必學問  
經濟兼至非區區樸忠而謂之能勿欺也  
卓菴張氏曰犯不專主諫諍說凡用人行  
政經常處變惟其所宜不妄徇主見者皆  
是如趙充國計破先零條上屯田便宜十  
二事宣帝雖敕責數四確不為易宋太宗  
欲遣人使朔方呂蒙正以人上太宗不許  
他日三問三以其人對帝曰卿何執邪對  
曰臣非執不欲用媚道隨人主意因用其  
人果稱職真宗朝李沆同平章事上遣使  
持手詔欲以劉美人為貴妃沆對使者引  
燭焚詔附奏曰但道臣沆以為不可事遂  
寢凡此皆所謂犯也然其無過在勿欺耳  
學者可以類推他如蓋寬饒數犯上意雖  
剛直公清為時所稱然深刻好譏徒激主  
怒無益國事則亦不足道也



○子曰君子上達小人下達

君子循天理故日進乎高明小人徇人欲故日究乎汗下

朱子曰。上達是曉得透徹到那總頭處。不特知到這裏。行也。到這裏了。○凡百事上皆有達處。惟君子就中得箇高明底道理。小人就中得箇汗下底道理。○君子一日長進。似一日。小人一日沉淪。似一日。究者究竟之義。言究竟至於極也。初間只差些子。少間究竟將去。越差得多。南軒張氏曰。上達者反本窮理也。下達者趨末徇欲也。皆云達者如喻義喻利。皆云喻也。虛齋蔡氏曰。達一也。朱子於上達則日進。下達則日究。上下之義也。皆有積漸至極之義。

或曰。君子實心學問。時時存此天理。如登層臺然。美可大。大可聖而神。其進自不能已。小人裁動念於欲。則凡欲皆呼羣引類。叢至沓來。其進亦自不能已。要之只從一念上起分別頭路。只在戒懼慎獨。○此節當與孟子利與善之間參看。理欲初分。只在。一箇路頭。分別在轉身上。下之間耳。或曰。達者漸積。馴至之義。全是要學者謹幾意。君子小人雖介於未成。却須孳孳向上去。不日。益。即日損。不上達。即下達。不君子。即小人。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無不進不退。不升不崩。就中可息肩任足之地。上達下達。是中間話。不是兩邊話。專為半途而廢。一流人。痛加鞭策。非分別君子小人。造詣已成。明其為上達下達也。易曰。君子順德積小以高大。書曰。人心惟危。即此可推見。此章聖人發言大旨。



○子曰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為去聲

程子曰為己欲得之於己也為人欲見知

於人也○程子曰古之學者為己其終至

於成物今之學者為人其終至於喪己愚

按聖賢論學者用心得失之際其說多矣

然未有如此言之切而要者於此明辨而

日省之則庶乎其不昧於所從矣

朱子曰今須先正路頭明辨為己為人之

別直見得透却旋旋下工夫則意思自通

知識自明踐履自正積日累月漸漸熟若

見不透路頭錯了則讀書雖多為文日工

終做事不得

臨川王氏曰學者之事必先為己其為己

有餘而勢可以為人矣則不可以不為人

故學者之學也始不在於為人而卒所以

能為人也今夫始學之時其道未足以為

己而其志已在於為人也則亦可謂謬用

其心矣雖有志於為人其能乎哉新安陳氏曰同一學也為己為人之間古

今之不同如此學者當審其幾於用心之初可也  
餘干胡氏曰為己只把做自己分內事為其所當為久之只見一箇當然的道理其餘都不見矣  
芑山張氏曰程子雖兩段不同集註雖分圈內外須知兩段相連說不必分析說前段須就學者起念處言後段特就始念處推出積漸得失之殊其究竟必至於此見學者不可不慎始意緊承前一段說來非



如小註朱子所云前段爲人是低的。只欲見知於人。後段爲人是好的。却是真箇爲人也。當細觀後段二終字。猶言始欲得之於已。其終至於成物。始欲見知於人。其終至於喪已。程說爲人前後不分兩層。而朱子必欲自爲分析。此愚所以不能無疑也。或曰。天地萬物一己也。天下歸仁。無非一己。聖賢之學。始終克己由己而已。此與君子求諸己。小人求諸人二句不同。爲人猶己爲也。求諸人。全不在己矣。故一則曰今之學者。一則曰小人。

○蘧伯玉使人於孔子

使去聲下同

蘧伯玉衛大夫名瑗孔子居衛嘗主於其家既而反魯故伯玉使人來也

孔子五十七歲畏於匡反衛王伯玉家後孔子五十九歲適晉臨河而反衛復

王伯玉家

註疏使乎謂

使得其人美

伯玉得使非

美使也按此

說未然不知

其主視其所

使重美使者

實重美伯玉

也

孔子與之坐而問焉曰夫子何爲對曰夫子欲寡其過而未能也使者出子曰使乎使乎

與之坐敬其主而及其使也夫子指伯玉也言其但欲寡過而猶未能則其省身克己常若不及之意可見矣使者之言愈自卑約而其主之賢益彰亦可謂深知君子之心而善於辭令者矣故夫子再言使乎以重美之按莊周稱伯玉行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之非又曰伯玉行年六十而六

行年五十句  
出淮南子不  
出莊子行年  
六十句出莊



十化蓋其進德之功老而不倦是以踐履篤實光輝宣著不惟使者知之而夫子亦信之也。

淮南子曰伯玉行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之非先者難為知而後者易為改也。莊子則陽篇遠伯玉行年六十而六十化未嘗不始於是之而卒訕之以非也未知今之所為是之非五十九非也。雙峯饒氏曰行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之非非是至五十歲頓然有悟也化者變化之謂言氣質變化一年勝似一年至於行年六十而猶變化未已也。鄱陽朱氏曰此章稱美下僚能知君子之心則此使亦非僕隸之謂也觀子華為夫子使齊可見。

此讀註之法

過字若不切 伯玉說假令 孔子使者移 比言以對伯 王亦可即亡 使汎用此言 以答問者亦 可去伯玉何 會天淵

此二語便是 誠意之學

芑山張氏曰集註踐履一句不平說宜次第說光輝宣著根踐履篤實來註中凡語似兩平而不無本末輕重先後者此可類推。○使者實見得伯玉寡過未能處據實以對不是泛說須從出處交際上切伯玉時地見他心中負疚不敢即安之意蓋伯玉居衛治亂殊遭邪正雜進求寡過尤不易。夫子雖稱伯玉君子而伯玉反躬內省始終未嘗自以為無過也。使者特深窺其意而直述之非故為卑約之辭也。信如集註所云便似有意自為卑約矣。豈知使者當日之非飾詞哉。

卓菴張氏曰明洪武中蜀使來聘自言其國地險財富實天府與區太祖笑曰蜀人富饒此豈自天而降邪使者退因謂侍臣曰吾平日為事只要務實不肯虛偽此人不能稱述其主之善而但誇其國險固失



奉使之職。吾嘗遣使四方。戒其謹於言語。勿為誇大。蓋以誠示人。不為虛誕。如蜀使者之謬妄。當以為戒也。愚按太祖此語。與遽使寡過。未能之說。互相發明。孔子極口遽使。而太祖以蜀使為戒。語雖殊。而意則一也。

○曾子曰君子思不出其位

此艮卦之象辭也。曾子蓋嘗稱之。記者因上章之語而類記之也。○范氏曰。物各止其所而天下之理得矣。故君子所思不出其位。而君臣上下大小皆得其職也。

易艮卦大象傳辭曰。兼山艮。君子以思不出其位。

此章上有不在其位不謀其政二句。註疏合為一章。集註云。重出今刪。

據范氏此說。合上仍是一章。然不必如此立論。

邵康節云。莊子庖人雖不治庖。尸祝不越俎。豆而代之言。君子思之不出其位。

一忽字見太祖與兵民休戚一體之意。此念恒存。則澤被天下矣。

言非可恥也。言而過其行。

○子曰君子恥其言而過其行

易程傳上下皆山。故為兼山。重艮之象也。君子觀艮止之象。而思安所止。不出其位也。位者所居之分也。萬事各有其所得。其所則止。而安若當行。而止當速。而久或過。或不及。皆出其位也。況踰分非據乎。卓菴張氏曰。位字通上下而言。人主以天下為度。則當以天下為位。天下有一物不得其所。皆人主所宜思也。如宋太祖遣王全斌伐蜀。值汴京大雪。太祖設氈帷。衣紫貂裘。視事。忽謂左右曰。我被服如此。體尚覺寒。念西征將士。衝冒霜雪。何以堪處。即解裘帽。遣使馳賜全斌。按宋祖此念。所謂推己及物者。不得謂非身之所處。而疑其出位也。他如始皇求神仙。漢武通西南夷。唐太宗親征高麗。則皆思出其位者。至於晉之江左。宋之南渡。則又弗思甚矣。



可恥也邢昺疏是

恥者不敢盡之意過者欲有餘之辭

或曰正義云此章勉人使言行相副也君子言行相顧若言過其行有言而行不副君子所恥也按此說作直下讀語義甚明集註作兩截讀非是

中玄高氏曰言而過其行是誕言也故君子恥之猶云恥躬之不逮也曰朱子讀為恥其言過其行何如曰人必有言如何恥由也兼人故退之如何過

○子曰君子道者三我無能焉仁者不憂知

者不惑勇者不懼

知去聲

自責以勉人也

朱子曰道體無窮聖人未嘗見其有餘也亦有勉進學者之意

子貢曰夫子自道也

道言也自道猶云謙辭○尹氏曰成德以仁為先進學以知為先故夫子之言其序有不同者以此

虛齋蔡氏曰仁者不憂見其未免於憂也下二句亦然○本文不可說出成德字蓋子罕章亦不可說出進學字且進學成德字是尹氏合二章而言其一則知為先一則仁為先之意耳非經旨也○夫子自道也言此特夫子之言如此耳以賜觀之夫子於此三者蓋綽綽乎其有餘矣不可以言字當謙字

或曰仁者不憂三句只形出己無能不是紀君子之道便隱含下自道語意仁知勇



非可塗飾假借以欺人者。必實試之。憂懼惑的境界。却實能不憂不懼不惑。方露出仁知勇本體。方見仁知勇之難。夫子自道宜依註。或言道體本無。或言道由也行也。中庸云。道者自道也。此不說君子之道。說君子道者三。下說夫子自道也。二道字正相應。若曰君子所道者。夫子自道也。皆悖理不可從。

○子貢方人子曰賜也賢乎哉夫我則不暇

方比也乎哉疑辭比方人物而較其短長。雖亦窮理之事。然專務爲此。則心馳於外。而所以自治者疎矣。故褒之而疑其辭復。目貶以深抑之。○謝氏曰聖人責人辭不

迫切而意已獨至如此

朱子曰學者須思量不暇箇甚麼須於自己體察方可見。新安陳氏曰我則無暇及他人。言外之意。謂方自治也。芑山張氏曰二句凡十字。一呼。一應。語氣含蓄。賜也句猶言賜果自治有餘。暇於方人乎哉。便振起。夫我不暇句。便隱寓抑賜意。非褒賜也。說不暇亦非自貶。聖人好古敏求。憤樂忘老。俛焉孳孳。固自如此。何暇方人。集註褒貶二字誤。蒙引又從而傳會之。曰夫子以爲賢。褒之也。曰賢乎哉。則又疑其辭。謂我則不暇。自貶也。語氣分析。碎瑣。必不可從。存疑。削去褒字。仍說自貶。淺說。但云抑而教之。不采褒貶之說。不多設層次。良是。學者分別觀之。

駁正集註不  
是臆說聖人  
當日語意自  
如此



○子曰不患人之不知患其不能也

凡章指同而文不異者一言而重出也文小異者屢言而各出也此章凡四見而文皆有異則聖人於此一事蓋屢言之其丁寧之意亦可見矣

新安陳氏曰四見者學而篇不患人之不知患不知人也里仁篇不患莫己知求為可知也衛靈公篇君子病無能焉不病人之不知也與此章為四胡氏曰失於務外為學之通患聖人每欲其反己以自力故不一言而已也

○子曰不逆詐不億不信抑亦先覺者是賢

乎

逆未至而迎之也億未見而意之也詐謂人欺己不信謂人疑己抑反語辭言雖不逆不億而於人之情偽自然先覺乃為賢也○楊氏曰君子一於誠而已然未有誠而不明者故雖不逆詐不億不信而常先覺也若夫不逆不億而卒為小人所罔焉斯亦不足觀也已

朱子曰凡抑字皆略反上文之意勉齋黃氏曰未見其事而疑其必欺故為



小註不合理者俱刪

逆詐未見其事而度其必不實故為億不信然詐不信雖以事見而可以理知故雖不逆不度而以先覺為賢者理明故也馮氏曰逆億如人在室外而料室中之虛實先覺如明鏡照物而物無遁形此非格物致知洞然明知者不能也或曰不逆詐至抑亦先覺者凡十二字作一句讀者字實落看做一人故緊贊曰是賢乎抑亦句著不得轉語次崖林氏曰逆億是把火去照物先覺是火在此物來自照小註都說人不曾詐不信而逆億之看來不是既不曾詐不信何消先覺聖人此言是說非億度之知乃明照之知耳億度是有心之知明照是無心之知

芭山張氏曰凡事之多疑皆生於不明如以察為明皆至暗也唐德宗之流是也宋李綱告欽宗曰天下之理誠與疑明與暗

而已誠則明明則愈誠自誠與明推之可至於堯舜疑則暗暗則愈疑自暗與疑推之其患至於有不可勝言然則人主不能去疑與暗而卒流於以察為明皆不可謂先覺國家任人行政之弊未有不可謂清而莫可救者也其求至乎先覺者何也曰講學思誠而已後世明主審此則可以無蔽尤不可不以德宗為戒也卓菴張氏曰漢昭辨霍光之誣東海王陽料妖巫之亂北魏主信州民馬超之非訕上此皆黃勉齋所謂雖以事見可以理知者惟明理故也他如高帝聞陳平去魏背楚欲舍腹心臣文帝惑季布使酒難近罷歸郡疑賈誼擅權更制疎斥賢士景帝既誅鼂錯遂戮三公紛紛逆詐億不信豈足與治天下哉雖然億逆非矣又有不逆不億而其弊較甚於億逆者如漢元帝之於石顯唐玄宗之於安祿山德宗之於盧杞



宋高宗之於秦檜。度宗之於賈似道。皆深信不疑。喪師失國。終其身而不覺者也。至若魏成。帝微服雜亂於府寺間。以求百官過失。唐太宗。患吏受贓。遣人遺絹試之。文宗好聽外議。令諫官言事。不著名。此投匭設距。尤術之陋者。孰若孔子所稱先覺。固約而易守。不勞而自致哉。

○微生畝謂孔子曰丘何為是栖栖者與無

乃為佞乎與平聲

微生姓畝名也。畝名呼夫子而辭甚倨。蓋有齒德而隱者也。栖栖依依也。為佞言其務為口給以悅人也。

孔子曰非敢為佞也疾固也

疾惡也。固執一而不通也。聖人之於達尊禮恭而言直如此。其警之亦深矣。

悅人而不知有已曰佞守己而不知有人曰固  
疾固全是明自己心事非疾畝之固也

雙峯饒氏曰。栖栖如鳥之棲木而不去。然畝方以退隱為高。見孔子歷聘。疑其以口給取悅。殊不知聖人可仕則仕。可止則止。如天地四時之變化。豈若小丈夫之執一而不通邪。

芑山張氏曰。微生畝言行不見於經傳。朱子初無確據。不宜懸斷。其有齒德而隱。非敢為佞。句亦非恭於待。尊特應答之。常辭耳。信如朱子之說。則陽貨謂孔子曰。來長沮曰。是魯孔丘與。桀溺曰。是魯孔丘之徒與。或名呼夫子。或辭甚倨。皆謂之有齒德。皆謂之達尊。可乎。稱人必據其實。必生



謂之有齒可  
也不可謂故  
有德

平有事可見使微生而有齒有德必深知  
孔子栖栖之意必不倨待孔子豈得因其  
倨而妄以齒德加之哉○疾固是孔子自  
惡執一不通之事非惡人之執一不通也  
此處可想聖人無可無不可處諷微生意  
在言外

○子曰驥不稱其力稱其德也

驥善馬之名德謂調良也○尹氏曰驥雖  
有力其稱在德人有才而無德則亦奚足

尚哉

胡氏曰調者習熟而易控御也良者順服  
而不蹄齧也  
雙峯饒氏曰驥者良馬之稱馬中之驥如  
人中之君子驥非無力然其所以得驥之

名者以德不以力君子非無才一然其所以  
得君子之名者以德不以才  
新安陳氏曰此章與歲寒松柏章皆如詩  
六義之比實以木與馬比君子非專言木  
與馬也

芑山張氏曰饒氏君子非無才一句宜翫  
天下惟才德兼者足以濟事才亦不可偏  
廢但小有才者禍天下實甚耳輔氏云觀  
人者不當言其才而當言其德便似重德  
廢才語氣便欠員活愚意宜云任人者當  
用其才而尤當考其德必如此說方無弊  
至於人亦不可徒恃才而當以德為主其  
論自正

卓菴張氏曰宋神宗語司馬光曰呂惠卿  
進對明辨亦似美才光曰惠卿誠文學便  
捷然用心不正陛下宜徐察之江充李訓  
若無才何以動人主帝默然又光以李常  
為戶部尚書或疑常少幹局光曰用常主



謂大者小之  
多者少之執  
券而不責報

邦計。則人知朝廷不急於征利。聚斂少息矣。按溫公此語。即孔子稱驥在德不在力之意。學者推之於用人行政之間。思過半矣。

### ○或曰以德報怨何如

或人所稱。今見老子書德謂恩惠也。

老子道德經。恩始章曰。為無為事。無事味無味。大小多少。報怨以德。又曰。和大怨。必無餘怨。安可以為善。是以聖人執左契。而不責於人。

### 子曰何以報德

言於其所怨。既以德報之矣。則人之有德於我者。又將何以報之乎。

朱子曰。以德報怨。不是不好。但上面更無一件。可以報德。譬如人以千金與我。我以千金酬之。便是當然。或有人盜我千金。而吾亦以千金與之。却是何理。視與千金者。更無輕重。斷然是行不得。

### 以直報怨以德報德

於其所怨者。愛憎取舍。一以至公。而無私。所謂直也。於其有德者。則必以德報之。不可忘也。○或人之言。可謂厚矣。然以聖人之言觀之。則見其出於有意之私。而怨德之報。皆不得其平也。必如夫子之言。然後



二者之報各得其所。然怨有不讎而德無不報。則又未嘗不厚也。此章之言明白簡約。而其指意曲折。反復如造化之簡易。易知而微妙。無窮學者所宜詳翫也。

新安陳氏曰：讎仇也。怨有不報者，不以讎待之也。

問以德報怨，亦可謂忠且厚矣。而夫子不之許，何哉？朱子曰：是亦私意所為，非天理之正也。夫有怨有德，人情所不能忘，而所以報之各有所當，亦天理之不能已也。顧德有大小，皆所當報。而怨則有公私曲直之不同，故聖人教人以直報怨，以德報德。以直云者，不以私害公，不以曲勝直。當報則報，不當報則止。一視夫理之當然而不

以己之私意加焉。是則雖曰報怨，而豈害其為公平忠厚哉？然而聖人終不使人忘怨，而沒其報復之名者，亦以見夫君父之讎，有不得不報者。而伸夫忠臣孝子之心耳。若或人之言，則以報怨為薄，而必矯焉以避其名。故於其所怨，而反報之以德。若忠厚者，而於所德，又將何以報之？以德之上，無復可加。若但如所謂報怨者而已，則是所以報德者，僅適其平，而所以報怨者，反厚於德。且雖君父之讎，亦將有時而忘之也。是豈不反為逆人情悖天理之甚哉？曰：君父之讎，亦有當報不當報之別乎？曰：周禮有之。殺人而義者，令無讎。讎之則死。此不當報者也。春秋傳曰：父不受誅，子復讎，可也。此當報者也。當報而報，不當報而止，是即所謂直也。周公之法，孔子之言，若合符節。於此可以見聖人之心矣。曰：然則楊氏所謂小加委曲，如庾公之斯者，如何？



曰。此意善矣。而亦有所未盡也。蓋天下之事。有公義。有私恩。二者常相得焉。則盡其道。而不為私可也。不幸而或至於相妨。則權輕重而處之。使公義行於上。而私恩伸於下。然後可耳。若小加委曲。而害天下之公。則亦君子所不為也。○語類云。以德報怨。本老氏語。以德報怨。於怨者厚矣。而無物可以報德。則於德者。不亦薄乎。呂申公為相。曾與賈昌朝有怨。却與之郡職。可謂以德報怨。厚於此人矣。然那裏人多少。被其害。賈素無行。元豐中在大理。為蔡確鷹犬。申公亦被誣搆。及公為相。而賈得罪。公復為請。知通利軍。以直報怨。則不然。如此人舊與吾有怨。今果賢邪。則引之薦之。果不肖邪。則棄之絕之。是蓋未嘗有怨矣。老氏之言。死定了。孔子之言。意思活。移來移去。都得。

中玄高氏曰。或問以直報怨。何以謂直。曰。

知證父攘羊之非直。則知直矣。曰。愛憎取舍。一以至公而無私。何如。曰。父之讎。不共戴天。兄弟之讎。不反兵而鬪。怨亦有不報者。曰。以直報怨。固有道焉。愛憎取舍。一以至公而無私。乃泛然之理。非以為報也。彼有德者。既以德報之矣。有怨者。愛憎取舍。一以至公而無私矣。其於無怨無德者。則又何以處之。且如宋之末帝。至為昏庸。而元世祖則賢君也。如以天下公理言。必當愛元而憎宋。舍宋而取元也。使文天祥得執元主。必將不顧其為賢也。乃於此而曰。愛憎取舍。一以至公而無私。可乎哉。且直者。情理之無所曲者也。若本有可怨。乃曲其心。以為為忍。置之不問。而曰。愛憎取舍。一以至公而無私。是匿怨而友。微生高之乞醢也。可以為直乎。考亭平日亦言復讎之義。不知何故於此。乃如此解。蓋於直字有所未徹。故云然耳。然則何如。曰。



怨當報則報之。無過則焉。不當報則不報。無逞忿焉。出乎心之公。得乎理之正。斯為直而已矣。解狐之薦荆伯柳。惟其才也。彎弓以送之。曰：子往矣。怨子如初。則其本情也。孔明之斬馬謖。惟其罪也。既斬而哭之。仍厚撫其妻子。則其本情也。夫各有所當焉而已。是故君子之於德與怨。稱乎報施之宜。而又明乎公私之辨。斯無遺理矣。或曰：須分別怨與讎二字。大怨如所謂積怨深怒。小怨如所謂睚眦惡聲。非可與父母昆弟痛心疾首之讎同論。或一朝之忿。或凶終隙末。皆怨也。所謂報怨。就未能忘。怨者而言也。若厚德載物。反身修德。世難其人。則報怨所不能忘也。所謂以直報怨。就所怨者之其人其事。而稱物平施者也。其人其事。是也。以德報怨。仁也。直也。其人其事。非也。以怨報怨。義也。直也。不主人我。而主是非。不主德怨。而主仁義。是乃所謂

事與解狐待荆伯柳相似

此可見讀經亦有不必泥處况傳註之雜出者乎世儒不知此理承譌習舛背經術而誤天下者衆矣

直也。直者無匿怨也。此謂報非謂忘也。報怨之道。如是止也。非復讎之道也。○後漢書云：蓋勳嘗與蘇正和有隙。涼州刺史梁鵠欲殺正和。訪於勳。或勸勳可因此報隙。勳曰：不可。謀事殺良。非忠也。乘人之危。非仁也。乃諫鵠勿殺。鵠從其言。正和詣勳求謝。勳不見。曰：吾為梁使君謀。不為蘇正和也。怨之如初。此謂無匿怨。此謂以直報怨。芑山張氏曰：表記。子曰：以德報怨。則寬身之仁也。以怨報德。則刑戮之民也。呂氏曰：以德報怨。雖過於寬。而本於厚。未害其為仁。以怨報德。則反易天常。天下之亂。民法所當誅者也。愚按：以怨報德。固法所不容。以德報怨。雖本於厚。而於聖賢情理。終有所不合。孔子告哀公曰：親親之殺。尊賢之等。孟子曰：親親而仁。仁民而愛物。親賢民物之際。尚有等差。尚不宜混施。况胥德怨而一之乎。觀此章。何以報德。以直報怨。



二句便識得表記所云寬身之仁輕重失  
衡非聖人語意學者不可不辨真西山采  
表記此四句及呂氏說入讀書記而不加  
是正何也  
卓菴張氏曰以直報怨善矣然有當報而  
不得報與當報而弗克報者如之何不得  
報者如魏王哀之於司馬昭不克報者如  
豫讓之於智伯豈非千古遺恨乃若得報  
矣而又能報此真仁人孝子也而遭世無  
道當國者藉止殺為名卒之雖復而身  
亦殞殺一人而失數人若唐張瑄張瑒之  
於楊汪不大可哀乎至如宋徽欽北狩義  
不共天而高宗忘親釋怨徒使忠臣義士  
齋志以沒斯又王哀諸人之罪人曷足數  
哉

○子曰莫我知也夫

夫音扶

夫子自歎以發子貢之問也

或曰史記云西狩見麟曰吾道窮矣喟然  
曰莫我知也夫果爾則此歎發於哀公十  
四年春狩之時然亦無明據姑闕之  
芑山張氏曰夫子特自歎耳何所見而以  
為發子貢之問乎意當時子貢在側適聞  
此言是以問之必如朱子所云則默而識  
之吾有知乎章下文皆未有問者亦將謂  
之以發門人之問乎凡論語中有夫子問  
而門人答門人問而夫子答者如參乎吾  
道賜也何如各章皆有事辭可據此節突  
地說莫我知一句乃記者記聖人之言如  
此使果欲發子貢之問便當如女與回孰  
愈女以予為多學二章例或冠以子謂子  
貢或直呼賜觀此章本文子曰下無賜也  
字益信集註泥甚



證疏何氏云  
聖人與天地  
合德故曰惟  
天知己

上達亦非循  
序漸進之說

道自平易何  
必說妙

子貢無言亦  
安見未達

子貢曰何爲其莫知子也子曰不怨天不尤  
人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

不得於天而不怨天不合於人而不尤人  
但知下學而自然上達此但自言其反己  
自修循序漸進耳無以甚異於人而致其  
知也然深味其語意則見其中自有人不  
及知而天獨知之之妙蓋在孔門唯子貢  
之智幾足以及此故特語以發之惜乎其  
猶有所未達也○程子曰不怨天不尤人

在理當如此又曰下學上達意在言表又  
曰學者須守下學上達之語乃學之要蓋  
凡下學人事便是上達天理然習而不察  
則亦不能以上達矣

慶源輔氏曰己與天人只是一理在己者  
既盡則天人無有不應者聖人與理爲一  
自然無所怨尤

問下學只是切近處求否朱子曰也不須  
揀事到面前便與理會且如讀書讀第一  
章便與理會第一章讀第二章亦然今日撞  
著這事來便與理會這事明日撞著那事  
來便與理會那事萬事只一理不是揀那  
大底要理會其他却不管○問有一節之  
上達有全體之上達否曰不是全體只是



須知上達在下學內不是兩截事朱子云不是下學內便有上達一句似是而非

這一件理會得透那一件又理會得透積累多便會貫通不是別有一箇大底上達又不是下學中便有上達須是下學方能上達今之學者於下學中便要求玄妙則不可○問下學上達意在言表是如何曰如下學只是下學上達如何便會上達是言語形容不得下學上達雖是兩件理會得透廝合只是一件下學是事上達是理理在事中事不在理外一物之中皆其一理就那物中見得箇理便是上達如大而化之之○聖聖而不可知之謂神然亦不離乎人倫日用之中但恐人不能盡所謂學耳果能學安有不上達者○方其學時雖聖人亦須下學如孔子問禮問官名未識須問問了也須記及到達處雖下愚也會達便不愚了○孔子當初歎無有知我者子貢因問何為莫知子夫子所答辭只是解何為莫知子一句知我者畢竟只是天

理與我默契爾以此見孔子渾是天理姚江王氏曰後儒教人裁涉精微便謂上達未當學且說下學是分下學上達為二也夫耳可得聞目可得見口可得言心可得思皆下學也目不可得見耳不可得聞口不可得言心不可得思者上達也如木之栽培灌溉為下學至於日夜所息條達暢茂乃是上達人安得預其力哉故凡可用功可告語者皆下學上達只在下學裏凡聖人所說雖極精微俱是下學學者只從下學裏用功自然上達去不必別尋箇上達的工夫

泰州王氏曰說箇莫知便將闇然之學付與子貢非為莫知之人而發因其問而告以莫知者如此只是一箇極平淡的工夫說作解莫知便誤只要向莫知裏面看嘉善陳氏曰天下莫知聖人則道不明於當世澤不被於斯民是以足歎歎天下也



非歎不已知也。聖人遯世不悔。此歎即萬物一體之意。○天既無聲無臭。何以知聖。正惟聖之上達。與天之無聲臭合耳。或曰。歸知於天。非真有天知也。非希冀天知也。此心到上達。則人不及知。而自有與天為一之理。知我其天。總是人莫我知。或曰。所云莫我知者。蓋為二三子言之也。非為世人言之也。以世人為知。則不用夫子久矣。以世人為不知。則無不知夫子矣。豈至此始有莫知之歎。獨對子貢喟然感遇哉。是知非為世人也。為二三子也。意則專在子貢也。子貢曰。何為其莫知子也。謂二三子豈遂無一人知子。而子何以為莫知也。意在己之獨知夫子也。夫子因與之之言曰。不然。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見生平窮理盡性。以至於命。清明在躬。志氣如神。無一息不與天相流通。欲使子貢進求乎性與天道也。一貫之道。

夫子與子貢曾子兩言之。至於知我之天。無言之天。夫子惟兩與子貢言之。未嘗與他人言也。合于欲無言一章觀之。此章大旨。自躍然言外。說家或謂夫子感慨不知。或謂夫子不求人知。止求天知。或謂夫子發明下學心事。規切子貢為人皆非也。

○公伯寮愬子路於季孫子服景伯以告曰

夫子固有惑志於公伯寮吾力猶能肆諸市

朝朝音潮

公伯寮魯人子服氏景諡伯字魯大夫子

服何也夫子指季孫言其有疑於伯寮之

言也肆陳尸也言欲誅寮

公伯寮家語  
弟子解不載  
史記弟子列  
傳云公伯寮  
字子周  
孔註魯大夫  
子服何忌也  
正義云子服  
單名何孔註



誤按左傳孔以懿子名誤子服也

周禮註有罪既殺陳其尸曰肆  
吳氏曰市朝不過連言之左傳晉殺三卻  
尸諸朝殺董安于尸諸市賤者在市也  
胡氏曰大夫以上於朝士以下於市

子曰道之將行也與命也道之將廢也與命

也公伯寮其如命何與平聲

謝氏曰雖寮之愬行亦命也其實寮無如  
之何愚謂言此以曉景伯安子路而警伯

寮耳聖人於利害之際則不待決於命而

後泰然也

朱子曰聖人不言命凡言命者皆為衆人  
言也到無可奈何處始言命如此章命也

是為景伯說如曰有命是為彌子瑕說聖  
人用之則行舍之則藏亦嘗到無可奈何  
處何須說命如下一等人不知有命又一  
等人知有命猶自去計較中人以上便安  
於命到得聖人便不消得言命  
○山張氏曰看道之將行一節聖人不怨  
不尤學問見於此○將行將廢總有箇命  
在非但伯寮主張不得即聖人亦主張不  
得聖人能變魯至道而不能不去魯志欲  
行周公之道而率不得行非命而何此節  
單提出命字而以將行將廢夾說語氣兩  
端不定見伯寮亦有無可如何處若黏定  
愬子路一邊僅云道之將廢命也則詞意  
憤激便似伯寮能沮子路反增他多少氣  
○孟子云臧氏之子焉能使予不遇與  
孔子此言後先一轍皆聖賢究竟語樂天  
知命之學即此可推○行廢俱沉言緊連  
愬之行不行說者非蒙引云此二句且虛



輔氏說今刪

註疏與下作

者句合為一

章朱子章句

與下作者句

分為二章

說得之。  
卓菴張氏曰。此章雖言命。道理實如此。以為曉景伯安子路可。若謂警伯察是聖人未能忘乎伯察之愬。姑為此語。使之聞而自止耳。安在其言命哉。小註輔氏傳會朱子。不可從。

○子曰賢者辟世

辟去聲下同

天下無道而隱若伯夷太公是也

惟適張氏曰。辟世只是無道而隱。如後世乞骸歸里。不任職事。皆是非必拘拘如伯夷太公之居東北海也。必如小註所云。則當漢晉末年。海濱且為都市矣。  
卓菴張氏曰。漢平帝時。梅福知王莽篡漢。一朝棄妻子去。後為吳市門卒。北海逢萌見何武鮑宣之死。謂友人曰。三綱絕矣。不去禍將及人。即解冠挂東都門。將家屬

其次辟地

去亂國適治邦

浮海客於遼東。若三子者。可謂賢矣。他如晉武王之亂。張翰慮及禍。因秋風起。思菰羹鱸膾。即解去。潁川處士庾袞。聞齊王問。暮年不朝。歎曰。晉室卑矣。禍亂將興。帥妻子逃林慮山中。雖從禍福起見。未可與萌福同日語。然猶賢於逐利而忘其身者。

或曰如百里奚去虞之秦

卓菴張氏曰。或云避地如百里奚去虞之秦

秦此固一端。愚按後世如宋劉筠。草李迪

丁謂同罷詔。既下而謂復留。益擅權專恣

筠曰。姦人用事。安可一日居此。力請補外

遂知廬州。春秋時宋昭公無道。高哀不義

朱公而出。遂奔魯。書曰。宋子哀來奔。貴之

也。胡氏云。為能貴愛其身。以存道也。若倫



生避禍去國出奔亦何取之有。按此可為後世避地者之鑒。不然。漢意諸鄒庶其皆得稱賢。豈非謬哉。

### 其次辟色

禮貌衰而去

或曰如衛靈公顧蜚鴈而色不在孔子遂去之

### 其次辟言

有違言而後去也。○程子曰四者雖以大

小次第言之然非有優劣也所遇不同耳

或曰如衛靈公問陳而孔子遂行。則四者固非優劣然賢者之處世豈不能

超然高舉見幾而作乃至發見於言色而後避之。邪勉齋黃氏曰出處之義自非一端隨其所遇之時而酌其所處之宜可也。衛靈公顧蜚鴈則辟色矣。問陳則辟言矣。豈夫子於此為劣乎。此所以不可以優劣言也。虛齋蔡氏曰三次字只就世地言。色上說來。然與程子說似不合。然大意却不背細看當見得。或曰高隱與辟世不同。三辟皆不得已。非僅鴻飛冥冥之謂。○賢者二字提起為全章之冠。下其次指避之次第言。非指賢之次第言。

### ○子曰作者七人矣

李氏曰作起也言起而隱去者今七人矣

註疏合上辟世為一章



如李說何謂  
讀書論世

不可知其誰何必求其人以實之則鑿矣

慶源輔氏曰凡書所載有當深索者不深索之則失之略有不必過求者過求之則失之鑿所謂當深索者義理是也所謂不必過求者此處是也

虛齋蔡氏曰此聖人憂世之言作是見幾而作之作味其語意有天地閉賢人隱之感蓋國無賢將何以為國此夫子所以歎之如宋楊繪言羣臣未老求去意繪之言曰范鎮年六十三呂誨五十八歐陽修六十一而致仕富弼六十八而引疾司馬光王陶皆五十而求散地陛下可不思其故乎

或曰程伊川語錄云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禹湯制法興王之道非有述於人者也作即作者之謂聖之作伊川之言蓋有所本又包氏云作為也為之者凡七人謂長沮

伊川本李習  
之劉貢父說  
為之者謂避  
世等事也

康成之說尤  
無稽

桀溺丈人石門荷蕢儀封人楚狂接輿五  
弼云七人伯夷叔齊虞仲夷逸朱張柳下  
惠少連鄭康成云伯夷叔齊虞仲辟世者  
荷蓀長沮桀溺辟地者柳下惠少連辟色  
者荷蕢楚狂接輿辟言者七當為十字之  
誤也按諸說皆不可從○作者七人一句  
本在逸民章身中清廢中權之下我則異  
於是之上讀云身中清廢中權子曰作者  
七人矣我則異於是無不可既明是  
子曰總斷之文又合七人現在之數聖人  
書法當如此

○子路宿於石門晨門曰奚自子路曰自孔

氏曰是知其不可而為之者與與平聲

石門地名晨門掌晨啓門蓋賢人隱於抱



既云賢人隱於抱關當是知孔子者知孔子必不譏孔子果譏孔子則不得為賢矣集註采胡氏譏孔子句誤

關者也自從也問其何所從來也胡氏曰晨門知世之不可而不為故以是譏孔子然不知聖人之視天下無不可為之時也問聖人無不可為之時且以人君言之堯所以處丹朱而禪舜舜所以處父母弟之閒與所以處商均而禪禹以人臣言之伊尹所以處太甲周公所以處管蔡可見聖人無不可為之時朱子曰然南軒張氏曰聖人非不知道之不行而皇皇於斯世者天地生物之心也晨門賢而隱於抱關知世之不可為而遂已而未知道之不可以已然翫其辭意緩而不迫所養有過於荷蕢之果者與或曰味者與二字當不是譏諷若素知孔子心事者然與沮溺等大有徑庭其亦儀

封人之流亞與○聖人非必不為以失事幾亦非必於為而不適時變大都無過百雉古之制三都踰制則請墮至費不可則已之陳恒弑君大逆也雖告老而猶請討君相不可則已之為乎不得不為止乎不得不止而後見聖人之能權或者謂聖人舉事動出萬全夫必事可功成而後動則天下事可言可為者不亦寡乎是使先王之制與討賊大義不復明於天下此聖人所以為疾固與果也

○子擊磬於衛有荷蕢而過孔氏之門者曰

有心哉擊磬乎

荷去聲

磬樂器荷擔也蕢草器也此荷蕢者亦隱士也聖人之心未嘗忘天下此人聞其磬



四書大全卷四 論語卷四  
聲而知之則亦非常人矣

問聞磬聲如何便知夫子之心不忘天下朱子曰如古人於琴聲中知有殺心者耳

既而曰鄙哉硜硜乎莫己知也斯已而已矣

深則厲淺則揭

硜苦耕反莫己之己音紀餘音以揭起例反

硜硜石聲亦專確之意以衣涉水曰厲攝

衣涉水曰揭此兩句衛風匏有苦葉之詩

也譏孔子人不知己而不止不能識淺深

之宜

或曰韻書褰裳渡水由膝以下曰揭褰衣涉水由帶以上曰厲○以衣涉水曰厲本

包氏註然以衣二字不甚明似謂如今人頂衣於首渡深水也此語不見於說文詩在彼淇厲蓋岸危處曰厲非謂水深可渡處也厲者嚴厲也水深可畏則當止不可涉也譏孔子不能止而猶欲行

子曰果哉末之難矣

果哉歎其果於忘世也末無也聖人心同

天地視天下猶一家中國猶一人不能一

日忘也故聞荷蕢之言而歎其果於忘世

且言人之出處若但如此則亦無所難矣

或曰果哉不必指荷蕢言但要如此果於忘世亦何難之有只明自家心事並不譏



刺人。

陰音養禮記作諒闇

自成湯二十

一傳至武丁

武丁九傳至

紂辛殷亡

雖居候切音

始雉鳴也

○子張曰書云高宗諒陰三年不言何謂也

高宗商王武丁也諒陰天子居喪之名未

詳其義

或曰武丁小乙子得傳說於傅巖舉以為相祭成湯之明日有飛雉登鼎耳而雉武丁懼祖己曰王勿憂先修政事武丁修政行德殷道復興與鬼方無道興師征伐三年克之五十有九祀武丁崩廟號高宗子祖庚踐位○周公以成王初政作書以訓之無逸篇周公曰其在高宗時舊勞於外爰暨小人作其即位乃或諒陰三年不言問諒陰之說朱子曰孔氏曰諒信也陰猶默也邢氏釋之曰信謂信任豕宰胡氏釋

之曰信能默而不言也二家皆用孔評而為說不同鄭氏於禮記又讀作諒闇言居

倚廬大抵古者天子居喪之名

覺軒蔡氏曰喪服四制諒闇三年鄭注云

諒古作梁楣謂之梁闇讀如鶉鷓之鷓闇

謂廬也即倚廬之廬儀禮剪屏柱楣鄭氏

謂柱楣所謂梁闇是也書云王宅憂諒陰

言居喪於梁闇也按諒陰之義先人得於

先師晚年面命者如此

東陽許氏曰諒陰天子居喪之名禮又作

梁闇凡居父母之喪次在中門外東牆之

下大夫士居倚廬謂以兩木一頭著地一

頭斜倚在牆上外被以茅茨寢苦枕塊嘗

處此中諸侯亦為倚廬而加以圍障天子

既立柱前有梁形稍如屋楣故曰梁闇

子曰何必高宗古之人皆然君薨百官總已



以聽於冢宰三年

言君薨則諸侯亦然總已謂總攝已職冢宰大宰也百官聽於冢宰故君得以三年不言也○胡氏曰位有貴賤而生於父母無以異者故三年之喪自天子達於庶人子張非疑此也殆以為人君三年不言則臣下無所稟令禍亂或由以起也孔子告以聽於冢宰則禍亂非所憂矣

白虎通曰春秋傳天子三年然後稱王者謂稱王統事發號令也尚書高宗諒陰三

年是也論語君薨百官總已聽於冢宰三年故三年除喪乃即位踐阼為主南面朝臣下稱王以發號令也天子諸侯凡三年即位終始之義乃稱所以諒陰三年卒孝子之道故論語曰古之人皆然君薨聽於冢宰三年所以聽冢宰者何冢宰職在制國之用是以由之也故王制曰大冢宰制國用所以名之為冢宰者何冢宰者大也宰者制也制大用也

問胡氏云以聽冢宰則禍亂非所憂然主少國疑之際得人如伊周霍葛則可不幸如莽操之姦豈不大可憂邪雙峯饒氏曰使嗣君剛明而冢宰有莽操之姦則必能易而置之如其不能雖不總已以聽亦何益哉且天下之事有常有變聖人只論其常耳

聖人豈專言常饒氏此說非

虛齋蔡氏曰子張疑人君不容以三年不言孔子是與他說人君所以得三年不言



之故。蓋古制也。○考之書。只說命上有云。王宅憂諒。陰三祀。既免喪。其惟弗言。言乃雍。此便是書所云了。不必要有成語。朱子不解書。何篇者。以其無成文也。或曰。按周書無逸篇。其在高宗。乃或亮陰三年不言。疑子張所引本此。似亦未嘗無成文。蒙引特據說命言耳。○總己。註訓作總攝己職。既是己職。何用攝也。蓋通自己衙門大小官員而言。總己。謂百官各總率其官屬職事。以聽於冢宰也。或曰。君薨而太子即位。即位而卒。哭以治喪。百官聽於冢宰。三年而篡竊之事不作。者蓋所謂冢宰如商之伊陟。周之旦奭。非王之親子弟。則其腹心大臣也。成王幼而周公攝其沒也。而託康王於顧命之大臣。善始善終。皆禮之正也。後世惟無此等大臣。幾務日繁。變故多有。不能拱手而聽之冢宰。故往往不能終喪。要之短喪。非人主

盛德也。為後世計。莫若臣民依以日易月之制。以便天下人主。則不受朝賀。與大臣決事。便殿。而宮中上奠。則行家人之禮。有大事。則墨縵而出。如魯伯禽晉襄子之治戎者。庶乎得其中也。後世若魏孝文者。近之矣。○西漢惠景俱以葬後。襲位。無柩前即位之文。蓋以既葬為吉。猶有古者未葬不成為君之義。後世山陵之事。不如漢人倉卒未能即葬。而天位又不可久曠。遂有柩前即位者。吉凶之事。淆矣。未可為後世人主法也。

卓菴張氏曰。小註問胡氏云。以聽冢宰。則禍亂非所憂。然主少國疑之際。得人如伊周霍葛。則可。不然。如莽操之姦。豈不大可憂邪。愚謂人主之職。在於擇相。相得其人。則緩急皆有所恃。如漢之周勃。霍光。諸葛亮。皆平時深信委任。不至有意外之虞。他若王莽。鄧彪。楊駿之流。特篡弒之謀耳。豈



古人總已以聽之義哉。宋杜太后謂太祖曰。汝得天下。正由柴氏使幼兒主天下。此論不然。使付託得人。古有植遺腹。朝委裘而天下不亂者。不則雖立長君如唐肅代。宋徽欽。烏在其不失天下哉。惟適張氏曰。諒陰之制。古今皆然。自漢文帝始有短喪之詔。其後或行或廢。率無定制。惟晉孝武。魏文帝。周高祖。實行三年之喪。宋孝宗引以為例。雖有王淮之對。欲以深衣練冠從事。不聽也。孝宗崩。光宗嗣位。有司請於易月之外。用涼紗淺黃之制。時朱熹在講筵。力請遵壽皇已行之法。於是詔遵用三年之制。用熹言也。使漢景知此義。諸大臣能力爭如朱子。亦何至使文帝為後世口實。則申屠嘉。鼂錯。諸人之過也。明高皇帝崩。建文帝詔行三年喪。有司執例以請。曰。天子之孝。與庶人異。郊社宗廟之祭。不可久虛。朝貢訟獄之繁。不可暫廢。

願陛下少抑至情。俯從眾請。上諭曰。朕非敢效古人亮闇不言也。郊社宗廟。朕將執紼行事。朝貢訟獄。固敢不親。但朝則麻冕。麻裳退則齊衰杖經。食則醴粥。有何不可。不然。食稻衣錦。爾輩真以為安乎。群臣奏曰。陛下既不廢政事。而自致哀情。敢不惟命。遂定儀注以進。可謂君臣同美矣。後世宰非伊周。而人主欲行三年之喪者。宜以建文為法。

○子曰上好禮則民易使也好易皆去聲

謝氏曰禮達而分定故民易使

慶源輔氏曰達謂達於下也上好禮則品節分明而誠意退遜故觀感於下者亦皆安已之分聽上之命而易使或曰夫子嘗曰舟非水不行水入舟則沒

禮達而分定  
句本記禮述



禮防未然豈必民既犯而後飭禮以遏之乎此恐非孔子語

君非民不治民犯上則傾。是故君子不可不嚴也。小人不可不整一也。此以知上不  
好禮。則民不易使也。禮。國之幹也。不怠恭  
敬。民之主也。故曰。居家有禮。則長幼辨。閭  
門有禮。則三族和。朝廷有禮。則官爵序。田  
獵有禮。則戎事閒。軍旅有禮。則武功成。凡  
制度文為。所以使民。以至徵發期會。親上  
死長。未有不在好禮者。夫子又曰。飲食男  
女。人之大欲存焉。死。貧苦。人之大惡存  
焉。欲惡者。人之大端。人藏其心。不可測度。  
美惡皆在其心。不見其色。欲一以窮之。舍  
禮。何以哉。又曰。刑罰之源。生於嗜欲不節。  
夫禮度者。所以禦民之嗜欲。而明好惡。順  
天之道。禮度既陳。五教畢修。而民猶或未  
化。尚必明其法典。以申固之。其犯姦邪靡  
法。妄行之獄者。則飭制量之禮。有犯不孝  
之獄者。則飭喪祭之禮。有犯弑上之獄者。  
則飭朝覲之禮。有犯鬪變之獄者。則飭鄉

飲酒之禮。有犯淫亂之獄者。則飭昏聘之  
禮。三皇五帝之化民者如此。雖有五刑。不  
用。不亦可乎。此上好禮。則民易使之通義  
也。故曰。能以禮讓為國乎。何有。  
芑山張氏曰。禮字所包甚廣。該本末巨細  
而言。其要蓋自正己始。好字不宜淺看。使  
猶役使群動之使。與使民以時以佚道使  
民使字不同。所謂易使者。言民由上轉移  
也。不能違上。正不能違禮。禮也者。範圍上  
下。而不過者也。此化民成俗之本也。小註  
民力可使。樂於從命等語。皆非。

孔氏云人謂朋友九族按此說不可從

○子路問君子子曰修己以敬曰如斯而已  
乎曰修己以安人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  
安百姓修己以安百姓堯舜其猶病諸



修己以敬。夫子之言至矣。盡矣。而子路少之。故再以其充積之盛。自然及物者告之。無他道也。人者對己而言。百姓則盡乎人矣。堯舜猶病言。不可以有加於此。以抑子路。使反求諸近也。蓋聖人之心。無窮。世雖極治。然豈能必知四海之內。果無一物不得其所哉。故堯舜猶以安百姓為病。若曰。吾治已足。則非所以為聖人矣。○程子曰。君子修己以安百姓。篤恭而天下平。唯上下一於恭敬。則天地自位。萬物自育。氣無不和。而四靈畢致矣。此體信達順之道。聰明睿知。皆由是出。以此事天饗帝。

記禮運四靈以為畜故飲食有由也何謂四靈麟鳳龜龍謂之四靈

朱子曰敬字聖學之所以成始成終者皆由此故曰修己以敬下面安人安百姓皆由於此只緣子路問不置故夫子復以此答之要之只是箇修己以敬則其事皆了

○問修己以敬曰敬者非但外面恭敬而已須是要裏面無一毫不直處方是所謂敬以直內者是也○修己以敬語雖至約而所以齊家治國平天下之本舉積諸此子路不喻而少其言於是告以安人安百姓之說蓋言修己以敬而極其至則心

觀此益見饒  
雙峯釋居處  
恭謂無事時

不可於容貌  
上著箇恭一  
句不是



平氣和靜。虛動直而所施為無不自然。各當其理。是以其治之所及者。羣黎百姓莫不各得其安也。是皆本於修己以敬之一言。其功效之自然及物者耳。或問然則夫子之言。豈其略無大小遠近之差乎。曰。修己以敬。貫徹上下。包舉遠近。而統言之也。安人安百姓。則因子路之問。而以功效之及物者言也。然曰。安人則修己之餘而敬之。至也。安百姓則修己之極而安人之盡也。是雖若有一大一小遠近之差。然皆不離於修己以敬之一言。而非有待於擴之而後大。推之而後遠也。

問。上下於恭敬則天地自位。萬物自育。四靈畢至。如此則敬之功用。又不止於安百姓矣。雙峯饒氏曰。天地位。萬物育。與安百姓也。只是一事。初無大小。若陰陽不和。五穀不熟。百姓何由而安。

或曰。安人安百姓。是修己以敬的實功。若

說推己及人。是分人已為二。而修己以敬之說。真有所未盡也。修己以敬。便是無兼寡。無小大無敢慢。匹夫匹婦。凜然勝予之意。○百姓字。只是人字。因子路以為未足。故濶大其詞耳。安字勿放在百姓下。猶病蓋病其修己未至。便是兢兢業業。意不必就治效缺陷上看。○大小註。如斯而已乎。一句。或言子路少之。或言不喻而少其言。看子路淺甚。子路豈真疑修己以敬之未足。而小之哉。此言與司馬牛斯謂之云云。相反。斯謂之者。驟而難之之辭也。其斯而已者。似驟而易之之辭。實義猶未究。必究而顯之之辭也。有啟有發。有叩有竭。而誨人不倦者。乃得盡其辭也。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人。凡及知其人者。謂之人。如云。知所以治人。是也。親辭也。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百姓。凡不知其人者。謂之。如云。知所以治天下國家。是也。槩辭也。



書云允恭克讓克明俊德修己以敬也。以親九族九族既睦修己以安人也。平章百姓協和萬邦修己以安百姓也。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泮水警予。下民其咨。堯舜其猶病諸也。夫子之道。即堯舜相傳之道也。

○原壤夷俟子曰幼而不孫弟長而無述焉

老而不死是為賊以杖叩其脛孫弟並去聲脛其定反

原壤孔子之故人母死而歌蓋老氏之流

自放於禮法之外者夷蹲踞也俟待也言

見孔子來而蹲踞以待之也述猶稱也賊

者害人之名以其自幼至長無一善狀而

長上聲叩音口按韻書脛刑定反音悻集註云其定反疑譌誤蹲即坐也禮揖入必違其位今原壤坐待孔子非禮也

久生於世徒足以敗常亂俗則是賊而已矣脛足骨也孔子既責之而因以所曳之杖微擊其脛若使勿蹲踞然

記檀弓下孔子之故人曰原壤其母死夫

子助之沐椁原壤登木曰久矣予之不託

於音也歌曰狸首之斑然執女手之卷然

夫子為弗聞也者而過之雙峯饒氏曰蹲踞鴟鳥好蹲故謂之蹲鴟

又或謂之鴟夷夷即蹲也鄭氏舜舉曰聖人之接物各稱其情惡之

而遜其辭外之也遇陽貨是也惡之而斥其罪親之也遇原壤是也或曰周公曰故舊無大故則不棄苟有大故則周公必棄之矣小過而容之義也大故而棄之者亦義也天下之大故宜莫甚

歌者歌木之美也卷音拳好貌



正義及朱子語類皆以為數其失而責之

或云闕黨節

兗州曲阜西南三里闕阜之鄉黨童子

即家語弟子

解所載叔仲

會與孔族二

篇上也按此

說似有據然身繫宗足信

於母死而歌者矣。此而不棄。烏乎棄。以是為聖人之量。吾弗知也。  
芑山張氏曰。原壤。老莊之流。意其人視父子兄弟。少長死生。皆汎然如秦越人之視肥瘠。孔子蓋知之久矣。既是故人不忍遺。故以立身之道。正告之。幼不孫弟。三句借他人事。微壤。非直責壤。不孫無述。為賊也。說家作聖人罪壤。非也。註孔子既責之句誤。

○闕黨童子將命。或問之曰。益者與。與平聲

闕黨黨名。童子未冠者之稱。將命。謂傳賓主之言。或人疑此童子學有進益。故孔子使之傳命。以寵異之也。

子曰。吾見其居於位也。見其與先生並行也。非求益者也。欲速成者也。

禮童子當隅坐。隨行孔子言。吾見此童子不循此禮。非能求益。但欲速成。爾故使之給使令之役。觀長少之序。習揖遜之容。蓋所以抑而教之。非寵而異之也。

記檀弓。曾子疾。童子隅坐而執燭。又王制。父之齒隨行。新安陳氏曰。居位是不循隅坐之禮。並行是不循隨行之禮。慶源輔氏曰。求益則浸長。而不知欲速。則亟進而無序。聖門之教。雖敏行為先。而又



以蠶等為戒

其不...

海安刺九月日...

交之...

所以...

所以...

命...

不...

...

...

非...

...

...

...



